

李

義

山

詩

解

古人有作當事迹已亡典故無考惟虛字活字可用吾心體度而發明之此天池生之說也余嘗以其說解義山詩竊有得焉甲午秋大司農儼齋王公屬余校閱明史列傳與岝嵐陳子同館賜金園每值餘閒出義山詩共讀之通其語意間爲疏解岝嵐謬以余爲知言一日司農公見諸案頭曰子所解甚善盍亟成之明年乙未會余有溫陵之役迄丁酉遊大梁旋隨清河中丞入都已亥南歸復留趙司馬淵如署中歷今十餘年所至之地皆控

惚牒訴曾無寧息曩稿半遭蠹齧矣甲辰適淵如
委署揚榷事稍簡乃得從容卒業焉自春徂秋九
閱月而此書始成其事迹典故備悉前輩朱長孺
箋余惟於虛處活處發明作者之意計七言近體
詩百一十七篇其間若錦瑟促漏之爲悼傷茂陵
之諷武宗楚宮之悲涯餽碧城三詩之刺明皇貴
妃讀者向多疑義然辭旨皆可尋繹特爲揭出自
信非穿鑿傅會之比餘即就本文詮釋或引集中
他詩相證不敢以臆說妄參昨嵐評語亦附錄各

詩後以誌同事之雅惜司農公已前歿一年是書
之成無由就正爲可歎也

雍正二年九月望日華亭陸崑曾書於維揚榷署

凡例

義山古詩自魏晉至六朝無體不有如井泥驕兒
行行次西郊等篇意在規撫老杜然但得其質朴
而氣格韻致終遜之即五言律詩亦稍薄弱惟七
律直可與杜齊驅其變化處乃神似非形似也昔
人解杜詩多以七律專行余於是編不及別體正
以表義山所長耳

義山五律亦法少陵至斷句尤爲晚唐獨步似詮
解不容偏廢矣然用意率皆清峭刻露讀者自能

了然心目之間又無俟余蛇足也

不讀全唐各家詩不知義山措辭之妙不讀一題同賦詩不知義山用意之高集中如籌筆驛馬嵬送宮人入道等篇同時多有作者今取杜牧殷潛之項斯于鵠諸詩較之覺其間相去尚隔數塵余於唐律獨取義山非阿所好也

詩自六朝以來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讀者每就本句索解不特意味嚼蠟且與通篇未免良限列竄余遇詩中比興處特爲一一拈出

余解義山詩欲使後人知作者用意并篇法句法所在耳至於驅使故實朱長孺先生箋行世久矣茲不贅採

詩既引用故實有故實不明本句之意即不出者又宜先引故實後解詩意集中凡引証處皆詮解處與註釋不同非自亂其例也

義山詩有自下小注者如對雪二首題下原注時欲之東是也有偶爲諸家箋疏者如楊孟載於無題諸篇謂爲寓言君臣遇合是也他若詠史一詩

爲文宗而發玉山四韻因求薦而成或本之朱氏
或出自戊籤凡此之類必叙明某某云云然後附
以己意不敢掠美前人

是編始於康熙癸巳成於雍正甲辰鑒定者大司
農王公儼齋參閱校讐及雕板行世則明經陳岙
嵐分司張容谷暨吾叔南村先生也將伯之助殫
心力於茲工旣竣例得備書焉

陸崑曾圃玉氏謹識

附錄諸家詩評

彥周詩話二則

李義山錦瑟詩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
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
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
是當時已惘然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柱
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
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
子厚曾疑此詩而趙推官深爲說如此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從何去之
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
焉則去也

貢父詩話一則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
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
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
曰吾爲諸館職擢擢至此聞者大笑大年漢武詩
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

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柳苑秋風急却爲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歲寒堂詩話二則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律詩雖有意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

言言
二
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劣雖
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
趣夢得有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

麓堂詩話二則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前
首最近古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劉夢得竹枝亦
入妙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遂失之淺俗其意豈
不以李義山輩為澁僻而反之而弊一至是豈古
人之作端使然哉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粗率槩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蔡寬夫詩話二則

白樂天晚年極喜義山詩云我死得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旣長略無文性溫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爲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袞師我嬌兒美秀乃無匹之句不知詩之所稱即此二子否乎不然後何其無聞也

王荆公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

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
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
地入扁舟與冰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
客乾坤一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

唐詩紀事一則

鹿門先生唐彥謙爲詩酷慕玉溪生得其清峭感
愴蓋其一體也然警絕之句亦多有

詩眼一則

文章貴衆中傑出同賦一事工拙易見子行蜀道

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
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與小杜
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猿鳥猶疑畏簡
書風雲長爲護儲胥簡書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
嚴明雖千百年之後猿鳥猶畏之也儲胥軍中籓
籓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爲護其壁壘也誦此二
語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終不
忝關張無命復何如屬對親切又有議論他人不
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

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
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極親切高雅故不
用隋淚愁怨等字而聞者爲之深悲空聞虎旅鳴
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
色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
詩世人但知其巧麗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止得
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呂大有詩話一則

義山詩一春夢兩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東萊

公極愛此聯以爲有不盡之味

載酒園詩話五則

歐梅惡西崑之使事力欲矯之然如梅聖俞咏蠅
曰怒劍休追逐疑屏謾指彈亦事也豈言出其口
而忘之乎余意俗題不得雅事襯貼何以成文但
不宜句句排砌如類書耳

中晚人好以虛對實如元微之花枝滿院空啼鳥
塵榻無人憶卧龍李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
七夕笈牽牛皆援他事對目前之景然持戟徘徊

凭肩私語皆明皇實事不爲全虛雖借用牽牛可謂巧心濬發

取青嬾白大家所笑然如贈契苾使君一作云何
年部落到陰陵奕世勤王國史稱夜揜牙旗千帳
雪朝飛羽騎一河冰蕃兒襁負來青塚狄女壺漿
出白登日晚鷓鴣泉上望路人遙識邳都鷹此詩
殆可辟瘧雖以青塚白登組織但見其工寧病其
纖哉

溫李俱有七夕詩李曰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

接過來遲溫曰蘓小橫塘通桂楫未應清淺隔牽
牛皆妙於以荒唐事說得十分真實

長吉義山皆善作神鬼詩神絃曲有幽陰之氣聖
女祠多縹緲之思如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著
五銖衣真令人可望而不可親有是耶非耶之致
至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又似可親
而不可望如曹植所云神光離合乍陰乍陽也

舊唐書文苑傳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曾祖叔恒位終安陽
令祖備位終邢州錄事參軍父嗣令狐楚鎮河陽
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
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
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秘書省
校書郎調補弘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
茂元鎮河陽辟爲堂書記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
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素厚遇之

時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
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旣爲茂元從事宗閔等大
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
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
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
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秉政令狐綯在內署共排
李德裕遂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
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
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

不之省弘正鎮徐州又從爲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喜爲誅奠之辭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文思清麗視庭筠過之而俱無特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

進坎壈終身弟羲與亦以進士擢第累爲賓佐商
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李義山詩解目錄

錦瑟

重過聖女祠

題僧壁

潭州

贈劉司戶

黃

南朝

送崔珏往西川

飲席戲贈同舍

令狐八拾遺

絢

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寄令狐學士

哭劉蕡

少年

藥轉

杜工部蜀中離席

隋宮

二月二日

籌筆驛

即日

九成宮

詠史

無題

無題二首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

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曲池

留贈畏之

無題

碧城三首

對雪二首

蜂

辛未七夕

玉山

牡丹

一片

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

促漏

馬嵬

可歎

富平少侯

聖女祠

臨發宗讓宅紫薇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野菊

過伊僕射舊宅

銀河吹笙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聞歌

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

楚宮

和友人戲贈二首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重有感

春雨

中元作

楚宮

宿晉昌亭聞鶯禽

深宮

鄭州獻從叔舍人褒

題白石蓮花寄楚公

安定城樓

隋宮守歲

利州江潭作

茂陵

淚

十字水期韋潘侍御同年不至時韋寓居

水次故郭汾寧宅

一作陽

流鶯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贈從兄闈之

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

梓州罷吟寄同舍

無題二首

昨日

汴上送李郢之蘓州

贈鄭讜處士

復至裴明府所居

覽古

子初郊墅

漢南書事

當句有對

井絡

寫意

隨師東

宋玉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

戎

贈趙協律督

曲江

柳

九日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公時蔡京在坐京曾
為僧徒故有第五句

題道靜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

號州刺史捨官居此今寫真存焉

題小松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

攻討

水齋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

之作

過故府中武威公文城舊莊感事

贈田叟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和人題真娘墓

人日即事

春日寄懷

和劉評事永樂閒居見寄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二

二同年之什

無題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

李義山詩解目錄終

李義山詩

華亭陸崑曾解

男鉞編次

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
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
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此詩以錦瑟起興非專詠錦瑟也有舉古今樂
志以適怨清和分配中四句者有謂錦瑟爲令
狐青衣者皆不免穿鑿附會余嘗逐字逐句求

其著落。知爲義山悼亡之作無疑。蓋頌瑟本二十五絃。今曰五十絃。是一齊斷却。一絃變爲兩絃故也。曰無端者。出自不意也。一絃一柱思華年。從比意說到人身上來。莊生蝴蝶。望帝杜鵑。同是物化。引以悼其妻之亡。五六指所遺之子。女言。古人愛女。以掌上珠譬之。孫權見諸葛恪。謂其父瑾曰。藍田生玉。又戴容州有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於看睫之間之語。義山悼傷後。即赴東蜀。碎詩曰。珠有淚。悲女之失。

母也。曰玉生烟。歎已之遠子也。結言夫婦兒女之情。每一追憶。輒爲惘然。此錦瑟所由寄慨也。
○義山篤於伉儷。自茂元女亡。未聞再娶。本集中悼傷之作甚多。其房中曲散關遇雪二詩。及上河東公啓。皆可與此篇相証。得並錄之。

房中曲 薔薇泣幽素。翠帶花錢小。嬌郎癡若雲。抱日西簾曉。枕是龍宮石。割得秋波色。玉簫失柔膚。但見蒙羅碧。憶得前年春。未語含悲辛。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今日澗底松。明日山

頭檠愁到天池翻。相看不相識。

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

劍外從軍遠

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迴夢舊鴛機。

上河東公啓

商隱啓。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

覩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

紉補。某悼傷已來。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才有述

哀靈光猶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攜。或

小於叔夜之男。或幼於伯喈之女。檢庾信荀娘

之詠。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每嗟漂泊。所

賴因依德宇。馳驟府庭。方思効命旌旄。不敢載
懷鄉土。錦茵象榻。石館金臺。入則陪奉光塵。出
則揣摩鉛鈍。兼之早歲。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
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
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况張懿
仙本自無雙。曾來獨立。旣從上將。又託英僚。汲
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
裏飛星。雲間墜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
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

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恩優之禮。何以加焉。

重過聖女祠

白石巖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郎會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

此詩在會昌中。退居太原。往來京師。過祠下而作也。通篇以聖女自况。淪謫二字。是一詩眼目。言我今日退居丘園。猶聖女之寄蹤塵世。而一

過再過長此寂寂。雖神人道殊。不且同此淪謫耶。一春夢兩盡日靈風。言其棲遲寂寞。疑有疑無。如人處顯晦之際也。來無定所。去未移時。又以嘆二三知己播遷流落。而無可倚仗之人也。嗟乎。玉溪之曾登藥榜。猶玉郎之曾掌仙錄也。而竟不得挂名朝籍。能無槩於中乎。集中有聖女祠五言一篇。曰何年歸碧落。此路向皇都。與此意同。

題僧壁

捨生求道有前蹤乞腦剝身結願重去便應欺
粟顆小來兼可隱針鋒蚌胎未滿思新桂琥珀初
成憶舊松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鐘

義山事智玄法師多年深入佛海是篇最爲了
義起言身命至重昔人有捨其頭目髓腦如棄
涕唾者豈不愛其生哉聖賢之舍生取義釋氏
之舍生求道其意一也三四以道之大小言粟
顆可藏世界是大無外也針鋒可受衆生是小
無內也五六以道之因果言蚌胎未滿因也而

可卜未來之桂。琥珀初成果也。而實本過去之松。然則佛說之發矇振聵。真不異清夜鐘聲矣。求道者。究心如來真實之言。而確能自信。於以底徹悟也。何有承腹聯作結。唐人每用此法。

本集有別智玄法師一絕云。雲鬢無端怨別離。十年移易住山期。東西南北皆垂淚。却是楊朱真本師。深悔不能隨師入山。以致所向多歧。反似學楊朱之道者。可知義山素通禪學。奇章秀句。皆從慧業中得來。

潭州

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湘淚淺深滋
竹色。楚歌重疊怨蘭叢。陶公戰艦空灘兩。賈傳承
塵破廟風。目斷故園人不至。松醪一醉與誰同。
從來覽古憑弔之什。無不與時會相感發。義山
此詩。作於大中之初。因身在潭州。遂借潭往事。
以發抒胸臆耳。湘淚一聯。言已之沉淪使府。不
殊放逐。固難免於怨且泣也。而會昌以來。將相
名臣。悉皆流落。淒其寂寞之况。因破廟空灘。而

愈增愴然矣。此景此時。計惟付之一醉。而客中
孤獨。誰與爲歡。旅思鄉愁。真有两無可遣者。

言之所及在古。心之所傷在今。故曰今古無端。

贈劉司戶黃

江風吹浪動雲根。重碇危檣白日昏。已斷燕鴻初
起勢。更驚騷客後歸魂。漢廷急詔一作召誰先入楚路。

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
按黃太和二年。以試策切直。爲中人所誣。出爲
柳州司戶。後卒貶所。義山哭之以詩曰。去年相

送地春雪滿黃陵。然則此云萬里相逢當在潭
州時。遇黃作也。江風吹浪而山爲之動。日爲之
昏。只十四字。而當日北司專恣威柄凌夷。已一
齊寫出。三句是過抑其言。使不得上聞。四句是
廢斥其身。使不爲世用。急詔句承燕鴻來。言斷
者不可復續也。高歌句承騷客來。言哀者難免
纍歎也。結言君門萬里。西顧黯然。此所以知己
相逢。暫得一笑。而旋復不樂者也。

南朝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迴。誰言瓊樹朝
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敵國軍營。漂木梯前朝神
廟。鎖烟煤。滿宮學士皆顏一作蓮色。江令當年只費才。

此譏南朝皆以荒淫覆國。而歎陳之後主爲尤
甚也。起二語。叙宋齊事。隨寫隨撤。三四用反語
轉出陳來。句法最爲跌宕。曰誰言。曰不及。是殆
有加焉之意。下半言咎不獨在君也。當日江漂
木梯。敵勢已張。火烈石城。天災可畏。主旣不悟。
而江令身爲宰輔。亦毫無戒心。日與妃嬪女學。

士等侍宴賦詩爲樂。君臣皆在醉夢中。安得不
蹈宋齊覆轍。而見滅於隋乎。

陳岓嵐曰。敵國一聯。所謂天地人皆以告。而王
不知戒也。

送崔珏往西川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爲東下更西遊。一條雪浪吼
巫峽。千里火雲燒益州。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
古擅風流。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
全詩主意。定於起處兩言。下便承此一筆掃去。

更無窒礙也。欲爲東下更西遊。言崔往西川。本
崔之好遊。與惘惘可憐者迥別。又何知有羈旅
之愁乎。夫世所誇勝遊。不過覽其山川。稽其人
物。聞見所及。記之篇章而已。今所歷之地。有巫
峽焉。有益州焉。所傳之人。有君平焉。有卓女焉。
憑弔其間。足供吟詠。斯亦盡遊之樂事矣。收拾
中四句作結。此詩家大開大闔法也。○昌黎云。
窮愁之言易工。懽愉之詞難好。惟義山寫懽愉
處。亦能異樣出色。○巫峽一聯。不過寫景。著吼

字燒字。便不平庸。然又極穩妥。

飲席戲贈同舍

洞中屐響省分攜。不是花迷客自迷。珠樹重行

杭音

憐翡翠。玉樓雙舞羨鴟鷄。蘭迴舊藥綠屏

一作綠椒屏緣

綴新香。和壁泥唱盡陽關無限疊。半杯松葉凍頗

黎

此必同舍於飲席間戀其所歡之人不能別去而義山戲贈是詩也。一聞屐響即慮分攜猶云風聲鶴唳皆疑晉兵。此非花能迷客乃客之自

迷耳三四言既憐此復羨彼應接不暇那得不
迷下又寫洞中之勝見此人此地皆不能舍之
而去所以聽秦陽關而停杯不飲也○玩首句
洞中字六句椒壁字疑此即蓮花洞杜甫有鄭
駙馬宅宴洞中詩

令狐八拾遺

絢

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二十中郎未足希

一作稀

驪駒先自有光輝蘭亭讌罷

方回去雪夜詩成道韞歸漢苑風烟吹客夢雲臺
洞穴接郊扉嗟予久抱臨邛渴便欲因君問釣磯

按謝萬爲王藍田壻。而道韞爲王凝之妻。篇中先後引用。豈裴係令狐氏之壻耶。晉書萬弱冠辟撫軍從事中郎。今裴年似之。而驪駒戒塗。光輝載道。古人不得專美於前矣。三句以方回擬裴。四句以道韞擬其內。而見招送歸之意。亦隨手帶出。漢苑風烟。言客中之留滯無幾也。雲臺洞穴。言故鄉之名勝可探也。義山時在秘書省中。見裴攜眷同歸。頓覺臨邛抱渴。而慨然動鄉關之思。其艷羨乎裴也至矣。

寄令狐學士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碧雞。曉飲豈知金掌迥。夜吟應訝玉繩低。鈞天雖許人間聽。闔闔門多夢自迷。

大中二年。令狐綯爲翰林學士。適義山隨鄭亞在嶺表。故有此寄。上半秘殿崔嵬。曹司密邇。言綯身依日月。而高不可攀也。且上作歌而綯賡焉。上遊獵而綯從焉。其得君爲何如乎。下半言已方流落桂林。天上玉堂。夢且不到。而綯得曉。

飲夜吟其中。真有雲泥之隔也。篇中極力寫出得意失意兩種人來。仍無一毫乞憐之態。可謂善於立言。○豈知金掌迴。應訝玉繩低。正洗發崔嵬二字意。

哭劉蕡

上帝深宮

一作居

閉九閭。巫咸不下問。銜冤廣陵別後

春濤隔滙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去華之以直言遭斥也。義山於前後贈言中。已

屢致其惋惜矣。乃一旦卒於貶所。既厄於人。又奪於天。何其重不幸耶。九閭閉而巫咸不下。所謂視天夢夢也。廣陵別後。已有天各一方之悲。湓浦書來。更深哲人云。萎之痛。雖生平抗言直節。潘諫可詳。而此時散魄離魂。宋招莫致。然則我於凶問之來也。哭諸寢乎。哭諸寢門之外乎。曰。風義兼師友。推重之至也。集中尚有五言二詩。附後。

哭劉司戶二首 離居星歲易。失望死生分。酒

不
言
角
二
一
襄凝餘桂。書籤冷舊芸。江風吹雁急。山木帶蟬
曛。一叫千迴首。天高不爲聞。有美扶皇運。無
誰薦直言。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冤魂。湓浦應分
派。荆江有會源。并將添恨淚。一灑問乾坤。

荆門西下

一夕南風一葉危。荆雲疑作門迴望夏雲時。人生豈得
輕離別。天意何曾忌嶮巖。骨月書題安絕徼。蕙蘭
蹊徑失佳期。洞庭湖濶蛟龍惡。却羨楊朱泣路岐。
此因江湖之險。而歎世路風波。不可屢觸。見人

生只合杜門耳。一夕之間。乘風西下。是已過荆
門矣。迴望而覺其危。乃痛定思痛也。因不禁內
自訟曰。天地嶮巇。何處不有。往而就之者我也。
然則人生豈得輕離別哉。骨月書題道遠莫致。
蕙蘭蹊徑。有約不歸。其縈我懷者。已是百端交
集。况涉江渡湖。蛟龍作惡。較之楊朱岐路。更多
身命之憂乎。下半首全從三四生出。

少年

外戚平羗第一功。生年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竊

頭上橫過甘泉豹尾中。別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蘭叢。灞陵夜獵隨田實，不識寒郊自轉蓬。

武宗踐阼之後，喜畋遊角武藝，一時五坊小兒皆得出入禁中，肆無忌憚。此詩似陰刺其事也。首二句借古來第一等寵貴人作箇引子，以開出下二聯來。非當日曾有外戚冒功濫膺封爵之事也。直登宣室橫過甘泉，言其在朝之驕慢。雲雨夢中蕙蘭叢裏，言其歸第之荒淫。且夜獵而與田實爲伍，則所謂虎威狐假，聲勢愈赫，灞

陵尉亦且奈之何哉。寒郊轉蓬隱以自況。曰不識者言不爲所識。其中自有身分在。

藥轉

鬱金堂北畫樓東。換骨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壽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歸卧繡簾中。

在義山集中亦是無題一類。觀憶事懷人句可見通篇說得其人身分極高。所居者金堂畫樓。自非寒素之胃。所餌者神方上藥。自非凡俗之

軀且青桂紫蘭。紛羅交錯。披拂之下。風露皆香。
夫豈人間世之所得同耶。以故孫皓長壽石崇
香棗有見爲齷齪而不屑道者。此其人固我所
往來於中。以期旦暮遇之者也。乃翠衾獨卧。望
見無由。其能已於詠歌嗟歎乎。

杜工部蜀中離席

人生何處不離羣。世路干戈惜暫分。雪嶺未歸天
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
雲雜雨雲。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明皇入蜀時。甫走依嚴武。至大曆中。始下江陵。是甫居蜀最久。義山擬爲是詩。直如置身當日。字字從甫心坎中流露出來。非徒求似其聲音笑貌也。起言人生斯世。何在不感離羣。况亂後獨行。能無黯然其際乎。雪嶺句。是外夷之干戈。松州句。是內地之干戈。足上第二句意。接言我瞻四方。可棲託者惟蜀。即此離別之頃。座中延客。醉醒皆屬知心。江上看雲。晴雨無非好景。亦何能舍此遠去耶。結言文君美酒。可以送老。見

天下擾擾而成都獨宴然也。○義山詩得力於杜。本集有擬杜五言一篇。雜之杜律中。不復可辨。附錄於後。

河清與趙氏昆季讌集得擬杜工部 勝槩殊
江右佳名逼渭川。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客
鬢行如此。滄波坐渺然。此中真得地。漂蕩釣魚
船。

隋宮

紫泉宮殿鎖烟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

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與南朝一篇同刺荒淫覆國，彼用諧語，讀者或易忽略。此則莊以出之，自能令人驚心動魄。怵然知戒也。言舊京宮殿，王業所基，乃棄之而數幸江都，以致民勞財竭，國步日蹙，謂非一念之欲開之乎？自非天監在下，神器有歸，將錦帆所到，豈止蕪城已耶？迄今景華腐草，螢火無光，板渚垂楊，暮鴉空噪，憑弔其間，有不堪回首者，乃

當日彼昏不悟。醉夢之中。猶傾心於玉樹後庭也。是亦一叔寶而已矣。○賀黃公云。溫不如李。亦時有彼此互勝者。如義山隋宮詩。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溫春江花月夜曰。十幅錦帆風力滿。連天展盡金芙蓉。雖竭力描寫豪奢。不及李語更能狀其無涯之慾。至結句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較溫後主荒宮有曉鶯飛來。只隔西江水。則溫語含蓄多矣。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花鬢柳眼各
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
事亞夫營新灘一作春莫悟一作訝遊人意更作風簷夜雨
一作
雨夜聲

身羈使府偶然出行而風日晴暖遊人已有吹
笙爲樂者且目之所接萬物皆春不來江上幾
不知花柳蝶蜂如此其濃至也於是因聞見而
歸思萌焉曰萬里則爲路甚遙曰三年則爲時
甚久而寄人廡下知有無可奈何者故猶是灘

聲也。一時聽之，便有淒淒風雨之意，覺與初到時迥然不同。

籌筆驛

猿

一作魚

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爲護儲胥。徒令上將

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

無命欲

一作復

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

餘

直是一篇史論，而於籌筆驛三字，又未嘗拋荒。從來作此題者，摹寫風景，多涉游移，鋪敘事功。

苦無生氣。惟此最稱傑出。首云簡書指籌筆也。次云儲胥指驛也。妙在襯貼猿鳥風雲等字。又妙在虛下猶疑常護等字。見得當時約束嚴明。藩籬堅固。至今照耀耳目也。國家得將才如此。何功不成。而生前之畫地濡毫。不能禁身後之銜璧輿襯。豈非有臣無君。而大厦之傾。一木莫支。取觀於關張無命。而知蜀之不振。天實爲之。非公才之有忝管樂也。過祠廟而吟梁父。爲公抱餘恨者。不獨今日爲然矣。以祠廟應驛字。以

梁父吟應籌筆字。法律最嚴。

岝嵐曰。議論固高。尤當觀其抑揚頓挫處。

即日

一歲林花即日休。江間

一作門

亭下悵淹留。重吟細把

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山色正來銜小苑。春陰

只欲傍高樓。金鞍忽散銀壺漏。

一作滴

更醉誰家白玉

鈎

此因春事將闌。對林花而悵然有作也。言江間亭下。有此已落猶開之花。得以重吟細把。則我

之淹留於此似可不恨而無奈其即日休也是
倒裝法五六又跌進一層言不特一歲之花易
休即一日之景亦難駐觀山銜小苑而時將暮
矣觀陰傍高樓而時益暮矣且頃之銀壺漏盡
而金鞍散矣當斯時也非醉無以遣懷然使我
更醉誰家乎無聊况味非久於客中者不知

九成宮

十二層樓閭苑西平時避暑拂虹霓雲隨夏后雙
龍尾風逐周王八駿一作馬蹄吳岳曉光連翠巘甘泉

晚景上丹梯。荔枝盧橘沾恩幸。鸞鵲天書濕紫泥。
宮在鳳翔。去京師三百里。每歲避暑於此。往來
驛騷可知。妙在會而不露。使讀者自會於字句
之外。首言宮高而至。上拂雲霓。則絕遠人間炎
熱。擬之層城閭苑。不是過矣。接言三百里遠道。
不難雲隨風逐而去。豈真有夏之二龍。周之八
駿。耶。供馬賦車。勢所不免。及至彼地。無非遠眺
吳岳。近俯甘泉。以自適其朝夕而已。至於天子
信璽何等鄭重。而紫泥之濕。只爲荔枝盧橘一

物之細也。能無民亦勞止之歎乎。○郝天挺云。
荔枝盧橘。皆當夏而熟。故貢於九成宮。

詠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
爲枕。豈得真一作待珍珠始是車。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

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朱長孺補箋。此詩爲文宗而發。其略曰。儉成奢
敗。國家常理。史稱文宗恭儉性成。豈嘗有珀枕
珠車之侈。乃與亡國同耻。深可歎也。青海馬。謂

大中間吐蕃以原秦等州歸國蜀山蛇謂逆闖
仇士良諸人義山及第於開成南薰之曲固嘗
與聞之矣其能已於蒼梧之哭耶余嘗謂覽古
憑弔之作必與時會相感發詠史亦然長孺此
解已先得我心但青海馬句引宣宗時事未免
牽合蓋詩自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
興青海馬乃任重致遠之材也當日文宗以宦
者權寵太盛欲仗訓注二人以消積蠱不謂謀
之不臧血流殿陛致使閹人愈橫朝廷受制詩

言運去不逢。惜文宗不得任重致遠之人以託之耳。與日後之西戎。欸關何涉。

無題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
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
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斷蓬。一作蓬

會昌三年。王茂元鎮河陽。辟義山掌書記。得侍
御史。詩有走馬蘭臺之言。疑作於其時。首句星
辰字風字。非泛然寫景。正見得昨夜乃良夜也。

當此良夜。阻我佳期。則畫樓桂堂之間。雖不能
至。心嚮往之矣。隔座送鉤。分曹射覆。言一宵樂
事甚多。而聽鼓應官之客。曾不得身與其間。傷
之也。亦如之也。○楊孟載云。義山無題詩。皆寓
言君臣遇合。誠得其旨矣。然本文皆託於帷房
暱媾之詞。不得以正意攔入。故余於諸篇。第就
本文詮解。讀書論世。在學者自得之而已。

無題二首

來是空言去絕踪。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別啼

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薰微
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通篇一意反覆只發揮得來是空言去絕踪七
字耳言我一夜之間輾轉反側而因見夫月之
斜因聞夫鐘之動思之亦云至矣乃通之夢寐
而夢爲遠別何踪跡之可尋乎味其音書而書
被催成寧空言之足據乎蠟照半籠言燈光已
淡麝薰微度言香氣漸消夜將盡而天欲明之
時也言我之淒清寂寞至此較之蓬山迢隔不

啻倍蓰則信乎來是空言去絕踪也。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
香入玉虎牽絲汲井迴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
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承上言不特道之云遠已也彼颯然者風雨耶
殷然者雷聲耶是皆阻我良會者也於計無復
之之處忽生出下文轉步來金蟾齧鎖喻情之
牢固也曰燒香入則扃鑰盡開矣玉虎牽絲喻
思之縈繞也曰汲井迴則轆轤不轉矣下半言

情慾之感終歸灰滅。豈獨今日爲然。彼韓掾之
香旣銷。窺簾者安在。陳思之夢已斷。留枕者何
人。甚矣相思無益。而春心之搖蕩。不可不以禮
義自裁也。○海錄云。金蟾鎖飾也。高似孫緯略
云。金蟾是香器。其言鎖者。蓋有鼻鈕。施之於帷
幃之中也。觀燒香入三字。高說近之。

赴職梓潼留別畏之員外同年

佳兆聯翩遇鳳凰。雕文羽帳紫金牀。桂花香處同
高第。柿葉翻時獨悼亡。烏鵲失棲長不定。鴛鴦何

事自相將京華庸蜀二千里送到咸陽見夕陽

義山與韓畏之同爲王茂元壻而一則室家完
聚一賦悼亡同爲開成二年進士而一則貴顯
京華一馳遠道所以赴梓潼之職與畏之刻意
傷別而賦此也烏鵲句言茂元歿後涉川度嶺
未遂枝棲鴛鴦句言茂元女亡入室望廬惟存
隻影回憶金牀羽帳與畏之先後結褵時不禁
今昔盛衰之感况一官迢遞復又別畏之而往
蜀耶送到咸陽客路初程也而舉頭已不見長

安矣夕陽萬里能無愴然。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
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謝傅門庭舊末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更無人處簾
垂地。欲拂塵時簾竟牀。嵇氏幼男猶可憫。左家嬌
女豈能忘。秋一作愁霖腹病俱難遣。萬里西風夜正長。

謝傅門庭指王氏。舊末行。謂與畏之同出其門。
只一語而題中兩人皆已擒住。今朝句言自賦
悼亡後親疎頓殊。而向時同樂之事已專有所

屬矣。三四言虛室空牀，正當傷心慘目，有不忍
遽爲飲者。五六言幼男嬌女，方且依父爲母，又
有不能赴其招者。加以秋霖腹疾，作惡於西風
長夜之時，更難排遣。故詩以相寄，而備述其不
去之由如此。

曲池

日下繁香不自持，月中流艷與誰期。迎憂急鼓疎
鐘斷，分隔休燈滅。燭時張蓋欲判，與拚同江灩灩迴頭
更望柳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

此必狹邪之家。居傍曲池。義山偶至其地。而遂託之命篇耳。曰不自持。未免有情也。曰與誰期。又未嘗定情也。未免有情。則當急鼓疎鐘之斷。能無憂乎。未嘗定情。即至燈休燭滅之時。亦終隔耳。暨乎張蓋欲行。迴頭更望。而我之繫戀深矣。豈知此中人視聚散爲故常。而絕不知有河梁攜手之事乎。結語寫出同床各夢。直可喚醒痴呆。

留贈畏之

清時無事奏明光不遣當關報早霜中禁詞臣尋
引領左川歸客自迴腸郎君下筆驚鸚鵡侍女吹
笙弄鳳凰空寄大羅天上事衆仙同日詠霓裳

此詩上下分看。畏之居中禁而閒適。義山涉左
川以崎嶇。此通顯之各異也。畏之有子十歲能
詩。而義山子無聞焉。且與畏之並娶於王。而義
山早賦悼亡。是骨肉之間。畏之又獨際其盛也。
回憶當日同登藥榜。今彼此懸殊。乃厖父奚翅
仙凡之隔耶。集中有寄韓冬郎二詩附後。

韓冬郎即席爲詩相送一座盡驚他日余方追
吟連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風因成二
絕寄酬並呈畏之員外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
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雖鳳清於老
鳳聲 劔棧風檣各苦辛別時冰雪到時春爲
憑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

無題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
方盡燭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

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
起處有光陰難駐我生行休之歎然蠶未到死
則然尚牽燭未成灰則淚常落有一息尚存此
志不容少懈者曉鏡句言老夜吟句言病正見
來日苦少而有路可通能不爲之殷勤探看乎
此作者以詩代竿牘也八句中真是千回萬轉
○曉鏡鏡字作活字看方對吟字有情

碧城三首

碧城十二曲闌干犀辟塵埃玉辟寒閨苑有書多

附鶴女牀

一作
橫非

無樹不棲鸞星沉海底當窓見雨過

河源隔座看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
疑此三詩爲太真歿後明皇命方士求致其神
而作也方士託言太真尸解今爲某洞仙矣故
每篇多引神仙荒唐之說譏之首以飛燕作結
次以鄂君作結終以漢武作結正欲讀者知其
所指耳○按陳鴻長恨歌傳方士跨蓬壺見最
高仙山上多樓閣其間有署玉妃太真院者此
篇起處即指其境也旣曰仙境自然無塵埃無

寒暑而鸞鶴往來。非人間世之所得同矣。然太
真其果在此山乎。星沉海底。雨過河源。即白居
易所謂昇天入地求之遍也。不知人死音容遂
渺。猶之不夜之珠。到曉時。光彩便散。若歿後尚
能復來。則是珠光無間晝夜。而盤中歌舞。又何
時已乎。此理所必無。而歎明皇之不悟也。故引
飛燕事結之。

對影聞聲已可憐。玉池荷葉正田田。不逢蕭史休
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紫鳳放嬌銜楚佩。赤鱗狂

舞撥湘絃鄂君悵望舟中夜繡被焚香獨自眠

是篇又極言神仙渺茫而譏方士之不經明皇
之不悟也彼方士用少君術而致其神呵筆畫
像事屬影響乃見之帳中者已曲盡綢繆況生
前同幸華清出沐於蓮花湯中何等寵愛今神
人道殊未明促別豈復能回首拍肩時時相遇
乎憶天寶中霓裳之舞紫雲凌波之奏不難使
鳳凰來儀游魚出聽曾幾何時而廻天轉地之
人不可復作誰與爲歡有獨眠而已再引鄂君

事結之。

七夕來時先有期洞房簾箔至今垂玉輪顧兔初
生魄鐵網珊瑚未有枝檢與神方教駐景收將鳳
紙寫相思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陳鴻傳稱太真以金釵鈿合授使者復命使者
臨行乞一不聞於他人之事取信上皇太真因
舉天寶中避暑驪山七夕感牛女事相告且曰
由此一念義不復居此當於下界且結後緣此
篇借漢武事爲刺也按漢武內傳元封元年四

月戊辰帝於承華殿忽見一女子曰我墉宮玉
女王子登也七月七日王母暫來故曰七夕來
時先有期也帝張錦幃以候雲駕故曰洞房簾
箔至今垂也三四借上作翻言七夕一年一度
轉瞬即屆而世世爲夫婦之事渺然無期也五
六仍接內傳言之傳稱王母授帝益精易形之
術故曰檢與神方教駐景也又與上元夫人書
云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夫人復以阿環再拜上
問起居云云故曰收將鳳紙寫相思也方士傳

太真有決再相見好合如舊之語當時甚祕惟恐人知故終引漢武事結之

對雪二首

原注時欲之東

寒氣先侵玉女扉清光旋透省郎闈梅花大庾嶺
頭發柳絮章臺街裏飛欲舞定隨曹植馬有情應
濕謝莊衣龍山萬里無多遠留待行人二月歸

題是對雪不是詠雪前後二篇極有次序結處
或反或正皆照應原注時欲之東一語○寒氣
先侵欲雪而未雪也清光旋透已見雪矣玉女

靡省郎闈。不過借以形其色之白耳。庾嶺梅花以成片者言。章臺柳絮以作團者言。曰發曰飛。言雪之大作也。下半因時欲之東。遂預透一筆。言途間沾衣沒馬。自所不免。然雪中行役景象。未始不佳。正恐往返路遙。二月歸時。不能留以相待耳。此是反結之東。○曹植洛神賦有流風迴雪。及車殆馬煩之句。謝莊於大明五年元日下殿。花雪集衣。白上以爲瑞。引用二事。妙在不即不離。

三言角
三
旋撲珠簾過粉牆。輕於柳絮重於霜。已隨江令誇
瓊樹。又入盧家如玉堂。侵夜可能爭桂魄。忍寒應
欲試梅粧。關河凍合東西路。腸斷斑駁送陸郎。

首篇形容初下以至大作。此則言雪既止而積也。曰向之撲簾過牆。或輕或重。是處堆積者。幾於萬頃同縞矣。然分別觀之。在樹則爲瓊樹。在堂則爲玉堂。真所謂因方成珪。遇圓成璧也。不特此也。入夜則其光如月。試粧則其白如梅。相對之下。彙狀又何止萬千也耶。獨我有事行役。

而關河凍合不能不爲之腸斷耳。此是正結之東。○二詩中四語皆引用典故而不嫌過實者。由用字活也。首篇梅花柳絮一聯是實說。下聯用定隨字應濕字是虛擬。二篇瓊樹玉堂一聯是實說。下聯用可能字應欲字是虛擬。學者熟此便知能實能虛之法。且知實處皆虛之法。

蜂

小苑華池爛熳通。後門前檻思無窮。宓妃腰細纔勝露。趙后身輕欲倚風。紅壁寂寥崖蜜盡。碧簾迢

遮霧巢空青陵粉蝶休離恨長定相逢二月中
義山沉淪記室代作嫁衣猶蜂之終年釀蜜徒
爲人役耳小苑華池一篇殆自況也首言爛熳
通則勞其力次言思無窮則勞其心自顧腰細
身輕誰能堪此乃營於野者旣收其液蓄於家
者并割其脾於已曾何益耶且明知如此而息
肩無時年年二月與粉蝶相逢又爲採擷之始
矣其勤動爲何如結語拈來便是

辛未七夕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豈能無意酬烏鵲。惟與蜘蛛乞巧絲。

牛女渡河。本屬會合。此言別離。乃詩家翻案法。然又硬派不得。故自首迄尾。皆作疑而問之。辭首言佳期迢遞。誰實使然。恐是仙家好別離之故耳。下作反語緊接云。不然而何以會合。必俟此時乎。且一年中惟此一度。則今夕何夕。而遲遲我行。不顧人相望之久耶。又人間乞巧。何

與已事而故爲稽留。阻我良會。是仙家誠好別離也。

玉山

玉山高與闔風齊。玉水清流不貯泥。何處更求回日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龍休睡。桐拂千尋鳳要棲。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簫吹罷好相攜。

戊籤云。此爲津要之力能薦士者詠。非情語也。余細玩之。果然。玉山句。言地位之崇高。玉水句。言鑒別之精當。負知人之明。而又處得爲之勢。

則所謂力可回天而不難致人霄漢者。舍公其誰屬耶。譬之珠容百斛。探驪龍於九重之淵。桐拂千尋。棲威鳳於高岡之上。物望所歸。有却之不得者。某在今日。其能無彈冠之慶乎。赤簫吹罷。好相攜。即聲應氣求之謂也。

牡丹

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雕玉佩。招當作折腰爭舞。鬱金裙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熏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英華作片寄朝

雲

牡丹名作。唐人不下數十百篇。而無出義山右者。惟氣盛故也。昌黎論文云。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余謂詩亦有之。此篇生氣湧出。自首至尾。毫無用事之迹。而又能細膩熨貼。詩至此。纖悉無遺憾矣。起二句。形花之初放。而睡態未足也。三四以花之搖動言。五六以花之色香言。其必用雕玉佩。鬱金裙。石家蠟燭。荀令香爐等字。爲之襯貼者。以不如是。則不能盡牡丹之大。

觀且不能極牡丹之身分耳。結處謂此花富麗，非彩筆弗稱。必如我作，方可爲之傳神。蓋躊躇滿志之語也。集中五言一篇，亦清麗可觀。附錄於後。

牡丹 壓逕復緣溝，當窓又映樓。終銷一國破，不啻萬金求。鸞鳳戲三島，神仙居十洲。應憐萱草淡，却得號忘憂。

一片

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巒仙仗儼雲旗。天泉水暖龍

吟細露。晚春多。鳳舞遲。榆莢散來。星斗轉。桂花尋去。月輪移。人間桑海。朝朝變。莫遣佳期。更後期。

此望援於人。不一引手。而以時乎不再之說。感動之也。首言仙仗雲旗。儼然在目。而非烟間隔。遂使凡夫之人。可望而不可即焉。曰龍吟細。嘆好音之難得也。曰鳳舞遲。見妙質之難親也。接言須殷。遇疎若此。豈時不可爲。而有待於異日耶。觀星轉。月移。即一夕之間。流光迅速。乃爾。況人世滄桑。無動不變。而可令佳期之更後耶。

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

知訪寒梅過野塘。久留金勒爲迴腸。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爐更換香。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英華作要舞天花作道場。

原注時余在惠祥上人講下。故崔落句云。梵王宮地羅含宅。賴許時時聽法來。此詩上六句。和早梅結二句。答其相贈之意。首言訪寒梅而久留金勒。知懷我於花間也。曰初翻雪。是乍見之

雪曰更換香。是新添之香。著眼總在一早字。蝶粉言花之片。蜂黃言花之鬚。不資藉於蝶粉蜂黃。見早梅自有真色。直與天花無異也。結言來詩有賴許聽法之云。不知維摩以身疾說法時。正要此花作供養也。

促漏

促漏遙鐘動靜聞。報章重疊杳一作字難分。舞鸞鏡匣

收殘黛。睡鴨香爐換夕熏。歸去定一作豈知還。向月夢

來何處。更爲雲南塘漸暖。蒲堪結兩兩。鴛鴦護水

紋

此亦義山悼亡詩也。有疑爲深宮怨女作者。以報章重疊句耳。不知一往一來。相報成章。原屬通用之辭。不必定指章奏。而引老杜宮女開函句爲解也。夫鐘漏而曰動靜聞。是獨居有懷。而卧不安席也。報章而曰杳難分。是手跡雖存。而歲月之後。先莫辨也。由是追念生平。感深存歿。而見夫殘黛早收。夕熏已換。有不禁予美亡此之歎矣。下半言死者不知所歸。生者無復夢見。

豈能若南塘鴛鳥長匹不離也哉一往情深讀
之使人增伉儷之重

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

英華
作決

此生休空聞虎旅

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
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此篇之前尚有一絕云莫馬燕犀動地來自埋
紅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
嵬言明皇覺悟不早致有馬嵬之變此承上首

言不但從前不悟。即貴妃歿後。仍然未悟也。何也。夫婦之願。他生未卜。而此生先休。已可哀矣。又命方士索之四虛上下。仿佛其神於海外。得不謂之大哀乎。三四言途中追念貴妃。每至廢寢。然但聞虎旅戒嚴。不聞雞人傳唱。無復在朝之安富尊榮矣。六軍駐馬。應上此生休意。七夕牽牛。應上他生未卜意。結言身為天子。不能庇一婦人。專責明皇。極有識見。

乍嵐曰。起聯變化之極。

可歎

幸會東城宴未迴年華憂共水相催梁家宅裏秦
宮入趙后樓中赤鳳來冰簟且眠金鏤枕瓊筵不
醉玉交盃宓妃愁坐芝田館用盡陳王八斗才

此刺淫之詩曰幸會東城即邂逅相遇意曰宴
未迴即不見復關意年華憂共水相催即感甄
所云怨盛年之莫當也秦宮赤鳳一聯言彼皆
人奴得通貴主引之以自歎不如也冰簟且眠
瓊筵不醉言相望之殷至於寢食俱廢也以上

皆鶉奔鵲疆之辭。末用陳王事點醒。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不然。幾爲導淫之作矣。

富平少侯

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牀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迴枕玉雕鏤。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少年一篇。借東京梁竇家兒。以刺武宗時事。少侯一篇。又借西京張氏。以刺至德來藩鎮之。不臣者。如劉稹之自稱留後。李惟岳王庭湊之拒

命自專。天子非特不討。且聽其父。故子襲。至有
尚公主之事。義山不便顯斥。題曰富平少侯。若
託於詠史者。然庶幾言之者無罪耳。按漢書。張
安世封富平侯。子延壽嗣。延壽卒。子放嗣。放娶
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與上卧起。寵愛殊絕。云
云。詩言少侯年僅十三。即膺封爵。當日七國之
謀。二邊之寇。不但未嘗宣力。并未嘗分憂者也。
惟是席豐履厚。視金彈銀牀。直如糞土而已。且
一燈也。而必編珠錯落。一枕也。而必琢玉雕鏤。

則他物稱是可知。加以姻聯外戚，日高晏眠，其
驕奢淫佚若此，非所謂寵祿過之者耶。

聖女祠

松篁臺殿蕙香幃

英華作
花闌

龍護瑤窓鳳掩扉，無質易

迷三里霧不寒，長著五

一作
六

銖衣。人間定有崔羅什

天上應無劉武威。寄問釵頭雙白燕，每朝珠館幾

時歸

此詩宜上下篇分看。上半是寫祠，寫聖女。下半
是寫己意。起處著松篁蕙香龍鳳等字，見得祠

宇莊嚴令人入廟思敬。三四言聖女之飄然輕舉。無迹可尋。直有是耶非耶。翩何姍姍之妙。視老杜冕旒秀發。旌旆飛揚句。更爲靈空五六言。神仙感應自昔而然。逢吳質之女者。崔羅什也。授務成子之術者。劉子南也。天上人間。嘗有此等遇合。我身雖無仙骨。獨不在一物之數耶。夫神女玉釵。不碎凡人之手。特花燕歸來。未卜何日。此我所亟欲褰幃而問之者也。

岞嵐曰前二聯分明如畫

臨發崇讓宅紫薇

一樹濃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不先搖落應
爲有已欲別離休。更開桃綬含情。依露井柳絲相
憶。隔章臺。天涯地角同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

按洛陽崇讓坊有河陽節度王茂元宅。義山爲
茂元之壻。故集中多崇讓宅詩。此乃臨發時對
紫薇而感賦也。紫薇盛於春夏之交。秋日間有
發一兩叢者。首句濃姿獨看來。指盛時言。今當
秋庭暮雨。疑非其時矣。乃不先搖落花之多情。

似因有人在耳。不知已欲別離。則去後又何用更開乎。兩句是回互說。下言未發前。有如露井之桃。朝夕相依。既發後。便如章臺之柳。彼此相隔矣。然天涯地角。同此榮謝。豈必移根上苑。始稱得所耶。言外有去此何之之意。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

芳桂當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壓春期。江魚朔雁長相憶。秦樹嵩雲自不知。下苑經過勞想像。東門送

一作追餞。又差池灞陵柳色無離恨。莫枉一作長條贈所把

思

起言幸與諸公同登一第。正相聚之始也。不意歸期迫我。先春而行。二語完却及第東歸四字。下言嗣後縱彼此相憶。正恐消息難知。有天各一方之感耳。五句因獨行踽踽。是以下苑經過。謾勞想像。六句因同年濟濟。是以東門送餞。未免差池。結言及第東歸。幸與去家有別。灞陵柳色。覺無離恨。不煩公等之攀折以贈也。○宋人詞一樣。長亭芳草。只有歸時好。似從此結翻出。

野菊

苦竹園南椒塢邊微香冉冉淚涓涓已悲節物同
寒雁忍委芳心與暮蟬細路獨來當此夕清樽相
伴省他年紫雲一作微新苑移花處不取霜裁近御筵

義山才而不遇集中多歎老嗟卑之作野菊一
篇最爲沉痛起云苦竹園南椒塢邊竹味苦椒
味辛言所託根在辛苦之地也繼云微香冉冉
淚涓涓言香微露重涓涓者疑花之有淚也挿
此淚字便生出下一聯來言是菊也敷榮在野

無異寒雁羈棲。不言而芳。等於暮蟬寂默。又何由見知於世乎。下半言細路獨來。惟有今夕清樽相伴。空省他年。蓋傲霜之姿。本非近御之物。而冀其移栽新苑也。得乎。亦惟槁項黃馘。老死牖下而已矣。

過伊僕射舊宅

朱邸方酬力戰功。華筵俄歎逝波窮。迴廊簷斷燕飛去。

英華

作出小閣

一作

塵凝人語空幽淚

英華

作切欲乾殘菊露

餘香猶入敗荷風。何能更涉瀧江去。獨立寒流

英華
作沙

弔楚宮

伊慎曾以軍功封南兗郡王。故有首句。卒於元和六年。故有次句。義山在大中初。自桂林奉使江陵。過伊舊宅。距其死已三十餘年。荒廢殆盡。故有迴廊簷斷。小閣塵凝之句。五六言殘菊敗荷。皆增悽愴。一勳臣之第。令人生感如是。况涉瀧江。而弔楚宮。復有千古興亡之歎耶。結處點出過字。○集中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懷一詩。中有瀧通伏波柱之句。是篇亦云更涉瀧江。

知此詩作於奉使時無疑。

銀河吹笙

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重衾幽夢他
年斷。別樹羈雌昨夜驚。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
燭隔霜清。不須浪作絳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

此義山言情之作也。聞聲相思徹夜不寐。遂使
生平久斷之夢。復爲喚起。而悵望無窮焉。五六
言月榭故香。猶未盡熄。風簾殘燭。尚有餘光。人
孰無情。其能堪此孤獨耶。此承上意而淫泆詠。

嘆之也。結言湘瑟秦簫各有其匹。何須作子晉吹笙。獨自仙去。與起句遙相照應。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海燕參差溝水流。同君身世屬離憂。相攜花下非

秦贅對泣春天。

一作風前

類楚囚。碧草暗侵穿苑路。珠簾

不捲枕江樓。莫驚

一作經

五勝埋香骨。地下傷春亦白

頭

此必義山與李同有冶遊之事。因其人早逝。而感賦是詩也。言當此春天。得來曲水。彼下上其

羽者海燕耶。東西其流者溝水耶。爾我身世不
同。抱此離憂耶。當日相攜花下。本非秦贅之不
出妻家。今日對泣風前。竟類楚囚之被拘異地。
回憶舊遊。徑荒草綠。樓冷簾垂。而其人之埋骨
久矣。死而有知。亦應傷春地下。而頭且爲之白
也。豈獨我與君抱離憂而已哉。○按秦本紀二
世。葬始皇驪山。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此曲水
疑卽曲江。因去驪山不遠。故結處借用埋香事。
五勝者。秦推五勝。以周爲火。用水勝之。見漢律

歷志注

聞歌

歛笑凝眸意欲歌。高雲不動碧嵯峨。銅臺罷望歸
何處。玉輦忘還事。幾多青冢路邊南。雁盡細腰宮
裏北。人過此聲腸斷。非今日。香炷燈光奈爾何。

此疑開元法曲。流落人間。義山聞之。而愴然感
賦也。歛笑凝眸二句。言歌者鄭重出之。有響遏
行雲之妙。以下借古形。今總不脫一歌字。銅臺
句。以西陵喻泰陵。玉輦句。以巡行喻幸蜀。青冢

路邊南雁盡。悲貴妃之埋玉馬嵬。細腰宮裏北
人過。譏祿山之出入宮禁。後遂總上作結云。此
聲之令人腸斷。已非一日。而我得聞於香爇燈
光之下。能不輒喚奈何也哉。○魏武遺命。吾死
之後。每月朔十五。輒向帳前作妓樂。拾遺記。穆
王跡轂遍於四海。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與
穆王歡歌。杜甫昭君村詩。千載琵琶託胡語。分
明怨恨曲中論。本集楚宮詩。歌成猶未唱。秦火
入夷陵。此作所引。皆不脫一歌字。

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

淪謫千年別帝宸至今猶謝

英華作識

蕊珠人但驚茅許

同仙籍

英華作多玄分

不道

英華作記

劉盧是世親玉檢賜書迷鳳

象

英華作錄

金華歸駕冷龍鱗不因杖屨逢周史徐甲何

曾有此身

詩言宋劉直是蕊珠宮人其別帝宸而來塵世也。不過偶遭淪謫耳。所難得者。兩公名登仙籍。誼屬世親。華陽清都之間。同道有人。可云不孤矣。迷鳳象者。言鳳文之書。人間莫識也。冷龍鱗

者言龍車之駕天上久待也。結言我本薄植得奉兩公杖屨。或可冀其長年。又何敢效徐甲之求云也哉。

楚宮

月姊曾逢下彩蟾。傾城消息隔重簾。已聞佩響知腰細。更辨絃聲覺指纖。暮雨自歸山悄悄。秋河不動夜厭厭。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雖以楚宮為題。然細玩全篇。似刺當時貴主之事也。禮婦人不下堂階。今日曾逢。有令人見之。

者矣。又內言不出。今佩響絃聲。有令人聞之者矣。雖暮雨自歸。未諧歡夢。秋河不動。獨處良宵。然重簾只尺。既有見而聞之者。則牆東之嫌。恐不能爲斯人免也。○高青丘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與此同一微言冷刺。

和友人戲贈二首

東望花樓會

英華
作事

不同西來雙燕信。休通仙人掌冷。

三霄露玉女窗虛。五夜風翠袖自隨。回雪轉燭房。尋類外庭空。殷勤莫使清香透。牢合金魚鎖桂叢。

二詩相戲皆於結處見之。其首篇曰：聚會難期，音書莫致。當此露冷風寒之下，其何以爲情耶？翠袖自隨迴雪轉，言瞥爾一見也。燭房尋類外庭空，言杳然莫跡也。夫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人情大抵皆然。乃作者於此反丁寧其所思之人曰：彼雖殷勤，子宜鄭重，莫使桂香漏泄，令人疑爲不自閑也。此以逆耳之言戲之也。

迢遞青門有幾關，柳梢樓角見南山。明珠可貫須爲佩，白璧堪裁且作環。子夜休一作欲歌團扇揜新正。

未破剪刀閒猿啼鶴怨

英華作望

終年事未抵熏爐

英華作爐香

一夕間

此言路隔重關其人甚遠又何由望見顏色而與之相近相親也耶明珠白璧一聯即泉明願在髮而爲澤願在衣而爲領意團扇揜形其羞澁之情剪刀閒狀其無聊之况猿啼鶴怨固相思之極致也然終歲相思不如一夕佳會此又以傷心之言戲之也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

一丈紅薔擁翠筠。羅窓不識繞街塵。峽中尋覓長
逢兩月裏依稀。更有人虛爲錯刀留。遠客枉緣書
札損文鱗。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卧錦茵。

此承上二篇說來。言不必金魚牢合。青門迢遞
始成間阻。即此紅薔翠筠。僅一籬籬之限。而內
外有不能相通者矣。逢神女於峽中。示以近也。
望姮娥於月裏。又示以遠也。若遠若近間。有令
人不可奈何者。豈知錯刀之贈終虛。尺素之投
莫報。而小閣之中。錦茵之上。反不若畜狗無知。

得以俛香傍玉寢處其際也此結相戲視前二
詩爲虐。

重有感

土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

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

一作曾
一作長

失水更

無鷹隼與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

收

文宗憤宦官弑逆陰與訓注謀除之訓以謀之不臧致有甘露之變天下皆疾訓注之奸邪不

知其謀則舛。其理則正。義山五言二詩。已排衆論而昭雪之矣。此則深咎内外文武。先旣不能討賊。及劉從諫表上。又無接應之人。爲可歎也。按唐兵制。内外相維。沿邊盡立節度府。原以防京師。一旦有變。勤兵救援耳。故曰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也。涯鍊等見戮後。士良迫脇天子。下視宰相。其氣益盛。然劉從諫表上。誓清君側。若輦即震懼。不敢復肆。使諸鎮乘此共興問罪之師。則闖人不難授首。而涯等之寬。

得白矣。故曰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也。史稱數日之間。生殺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是蛟龍而失水矣。曰豈有者。諱之之辭也。士良雖以謀逆誣涯鍊。然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楚設覃楚當日。能持公論。則罪有攸歸。乃依阿取容。使肆恠毒。孰是爲鷹隼之一擊者乎。曰更無者。羞之之辭也。藩鎮坐視於外。宰輔依違於中。至使晝號夜泣。人鬼皆愁。何時得清君側之惡。而收此涕淚也哉。此我之所以重有感。

也。五言二詩附後。

有感二首

原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

九服歸元化。三靈叶睿

圖。如何本初輩。自取屈釐誅。有甚當車泣。因勞下殿趨。何成奏雲物。直是滅萑苻。證逮符書密。辭連性命俱。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離。鬼籙分朝部。軍烽照上都。敢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

丹陛猶敷奏。彤庭歛戰爭。臨危對盧植。始悔用

龐萌。御仗收前殿。

一作陳

兵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棒。

掩遏一陽生。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

未易此舉太無名。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近
聞開壽讌。不廢用咸英。

春雨

長卧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
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晚晚。殘宵猶
得夢依稀。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此懷人之作也。上半言悵卧新春。不如意事。什
常八九。况伊人既去。紅樓珠箔之間。闐其無人。
不且倍增寥落耶。遠路句。言在途者之感別而

傷春也。殘宵句。言獨居者之相思而託夢也。結
言愛而不見。庶幾音問時通。乃一雁孤飛。雲羅
萬里。雖有明璫之贈。尺素之投。又何由得達也
哉。

中元作

絳節飄飄宮

一作空

國來中元朝拜上清迴羊權須

一作雖

得金條脫溫嶠終虛玉鏡臺曾省驚眠聞雨過不
知迷路爲花開有娥未抵瀛洲遠青雀如何鳩鳥

媒

義山嘗有五言一篇。中云。新知道薄俗。舊好隔良緣。知其生平。阨塞當塗。必有從而讒間之者。此詩不便斥言。而託於鳩鳥爲媒。以見遇人之不淑也。詩作於中元日。因引諸天聖衆朝禮上清之事。以喻同朝共主。亦復如之之意。乃羊權脩脫。雖得定情。而溫嶠鏡臺。終虛諧好。此誰爲爲之乎。由是兩過驚眠。屢斷陽臺之夢。花開迷路。不逢南指之車。而良緣永隔矣。結言有娥佚女。本在人間。未抵蓬瀛之遠也。亦惟是鳩鳥爲

媒致使事不諧耳。

楚宮

湘波如淚色溇溇楚厲

一作禍
古通

迷魂逐恨遙楓樹夜

猿愁自斷女蘿山鬼語相邀空歸腐敗猶難復更
困腥臊豈易招但使故鄉三戶在綵絲誰惜懼長
蛟

此借屈子沉湘之事以悲涯鍊等十一人也唐
書開成元年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
等遺骸棄捐請為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

久之命京兆收葬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渭水至清故曰色膠膠禮祭統七祀曰泰厲祀古帝王之無後者當日涯等親屬皆死孩穉無遺故引用之因通篇詠屈子事故不曰泰厲而曰楚厲三四言暴尸城西時傷心慘目人鬼皆愁也涯等戮於乙卯十一月葬於丙辰三月故曰空歸腐敗也收葬未幾旋遭拋棄故曰更困腥臊也結言涯等身死不足深惜所可惜者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耳

宿晉昌亭聞鶯禽

羈緒鰥鰥夜景侵高窓不掩見鶯禽飛

英華作行

來曲渚

烟方合過盡南塘樹更深胡馬嘶和榆塞笛楚猿
吟雜橘村砧失羣掛木知何限遠隔天涯共此心
羈人入夜愁悒不眠因見窓以外之禽羣動旣
息驚而復起因感窓以內之人起二語無數轉
折而出之若不經意所謂曲而有直體者也飛
來曲渚過盡南塘言被驚而其去漸遠也曰烟
方合曰樹更深言不見而但聞其聲也下半言

胡馬失羣，楚猿掛木。雖天涯遠隔，而同是此心。其足感人聽聞者，亦復何限。五六一比結處，雙承轉合極佳。香山最熟此法。

深宮

金殿銷香

鼓吹作
香銷

閉綺櫳

一作
籠

玉壺傳點

一作
響

咽銅龍狂

颺不惜，蘿陰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斑竹嶺邊無限淚。景陽宮裏及時鐘。豈知爲雨爲雲處。

鼓吹
作意

只有高

唐十二峰

此擬深宮怨女作也。望幸不來，則綺籠爲之閉。

矣憤懣未舒。則銅龍爲之咽矣。三四言風露皆天所施。而蘿陰桂葉。榮枯不齊如此。所謂實命不猶也。下半言我之瞻望泣涕。曾無間於晨夕。豈知雲雨承恩者。只在巫峰十二。而不我下逮。其能免於怨思乎哉。只五十六字。可當一篇長門賦讀。

鄭州獻從叔舍人襄

蓬島烟霞閭苑鐘。三官箋奏附金龍。茅君奕世仙曹貴。許掾全家道氣濃。絳簡尚參黃紙案。丹爐猶

用紫泥封不知他日華陽洞許上經樓第幾重

衰以舍人而通道術會昌中出爲鄭州刺史義

山獻詩當在其時起言舍人在九重則掌絲綸

在六天則主箋奏世羣目爲功名中人而不知

實蓬閣中人也三四言不獨今日爲然奕世皆

屬仙曹不獨一人爲然全家具有道氣茅君許

掾舍人足以兼之矣五六是夾寫法絳簡而參

以黃紙丹爐而封以紫泥方是舍人之學仙移

贈他人不得又衰爲義山從叔故引陶隱居事

作結言不知他日得如華陽弟子爲之接賓樓
下否。自首迄尾真乃字字切合。

題白石蓮花寄楚公

白石蓮花誰所共。六時長捧佛前燈。空庭苔蘚饒
霜露。時夢西山老病僧。大海龍宮無限地。諸天雁
塔幾多層。漫誇鷺子真羅漢。不會牛車是上乘。

只起二句。是題白石蓮花道源注。鑿白石爲蓮
花臺。捧燈奉佛是也。下皆寄懷楚公。言當此霜
露旣降。時以公之老病爲憂。故夢寐中往往見

之大海龍宮。言道之廣遠不可涯量。故曰無限地。諸天雁塔。言道之崇高不可瞻仰。故曰幾多層。此極力贊歎楚公也。結句言公爲引重致遠之器。有如大白牛車。能載一切。豈如鷲子不知上乘。而猶煩我佛之授記也耶。

安定城樓

迢迢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一作上盡汀洲。賈生年少

虛垂泪一作涕。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髮。欲

迴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鸚鵡雛。竟未

休

義山志在經世。爲令狐氏所擯。朝籍無名。又因就王鄭之辟。益加猜忌。故感賦此詩。按唐書。安定郡屬關內道。太和中。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義山在幕。詩應作於其時。上半言登高望遠之餘。俯仰身世。何異賈生之遷長沙。王粲之依劉表耶。下半言所以垂泪遠遊者。豈爲此腐鼠而不能舍然哉。吾永憶江湖。欲歸而優游白髮。但必俟迴旋天地。功成却入扁舟耳。何猜意鷓鴣。

者之卒未有已也。○王荆公極喜此詩。謂雖老杜無以過之。

隋宮守歲

消息東郊木帝迴。宮中行樂有新梅。沈香甲煎爲
庭燎。玉液瓊蘓作壽杯。遙望露盤疑是月。遠聞鼙
鼓欲驚雷。昭陽第一傾城客。不踏金蓮不肯來。

紫泉宮殿一篇。言隋亂亡。由於一念之慾。是大
槩說。此則寫其窮泰極侈處也。當日煬帝荒於
聲色。日夕游宴。非歲節大辰。未嘗臨御前殿。題

曰守歲乃受朝前一夕也。人主於此。惟垂衣端冕。問夜何其耳。顧猶不忘行樂。而庭燎之光。至用沈香甲煎壽杯之飲。不惜玉液瓊蘓。其靡費極矣。於是有當晦而明者。露盤之高。疑月也。有先春而驚者。鼉鼓之震。如雷也。一夕之內。一宮之間。所見所聞如是。况巡幸之地。燕賞之辰乎。不踏金蓮不肯來。言蕭妃恃寵而嬌。無異齊之潘妃也。○帝賜吳絳仙詩云。舊日歌桃葉。新粧艷落梅。起處新梅疑。用其句。

利州江潭作

原注感孕
金輪所

神劍飛來不易銷。碧潭珍重駐蘭橈。自攜明月移
燈疾。欲就行雲散錦遙。河伯軒窓通貝闕。水宮帷
箔卷冰綃。此時燕脯無人寄。兩滿空城蕙葉雕。

天后見駱賓王檄文。猶以爲斯人淪落。宰相之
罪。義山博學彊記。未遇主知。故過孕金輪之地。
而目歎其生不逢時也。后在襁褓中。袁天綱見
之。驚曰。龍瞳鳳頸。當作天子。後太宗因秘讖女
主。武王之言。訪李淳風。欲盡殺疑似者。李曰。兆

已成矣。帝乃止。神劍飛來，不易銷句。正見天之
所命，人不能違也。接言我今泊舟江潭，其風景
有不同者。明月行雲一聯，言其寬濶。是從潭上
摹寫。河伯水宮一聯，言其幽深。是從潭下想像
結言。已之漂泊西南，曾不如羅子春之獻脯龍
女，猶得乘龍載珠而還也。兩滿空城蕙葉雕，即
屈子草木零落，美人遲暮意。

茂陵

漢家天馬出蒲梢，首着榴花遍近郊。內苑只知含

一作銜

鳳背屬車無復插雞翹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

修

一作粧

成貯阿嬌誰料蘓卿老歸國茂陵松柏兩蕭

蕭

此詩似為武宗而發。按史武宗善制奄侍，駕馭藩臣亦英主也。然好畋獵武戲，受道士趙歸真法籙，又寵王才人，欲立為后，至服金丹得疾，而猶信方士妄言，謂為換骨。六年之中，失多於得。茂陵一篇，其託諷乎？首言勤兵大宛，是贖武也。三四言非畋獵，即微行，是好動也。五六言既求

神仙又耽聲色。是自戕也。結處借子卿一襯風刺見於言外。

乍嵐曰。此詩初亦不甚愛之。後觀西崑詠唱諸篇。如此者絕少。乃歎義山筆力之高。

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人去。紫臺秋入塞兵殘。楚帳夜聞歌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

此詩是欲發已意。而假事爲辭。以成篇者也。其

本旨全在結句。按本傳，義山於會昌中，因王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又於大中三年，隨鄭亞入朝。明年，令狐綯為相，屢啓陳情，綯不之省。詩或作於其時。然歲月之前後，不可考矣。讀者須看其淺深虛實處。首言永巷長年，離情終日，淚之因也。次言湘江竹上，峴首碑前，淚之迹也。次又言明妃去國，項羽聞歌，淚之事也。以詩論，則由虛而實，以情論，則由淺而深。結言凡此皆可悲可涕之處，然終不若灞水橋邊，以青袍寒。

士而送玉珂貴客抱窮途之恨爲尤甚也。

十字水期韋潘侍御同年不至時韋寓居

水次故郭汾寧

一作陽宅

伊水濺濺相背流朱欄畫閣幾人遊
漆燈夜照真無數蠟炬晨炊竟未休
顧我有懷同大夢期君不至更沉憂
西園碧樹今誰主與近高窓卧聽秋

首句寫伊水次句寫故宅叙韋所寓之地也
水曰相背流有逝者如斯之歎宅曰幾人遊有門
前冷落之悲此作者心靈手敏於叙次中即插

入此數字也。有此數字，下便接汾寧言之。添燈
夜照，悲其死後之寂寞。蠟炬晨炊，溯其生前之
豪華。五六言榮盛幾何，歲月不與。天壤間安往
非夢境耶。夫死生夢也，聚散亦夢也。明知爲夢，
而不能無離索之憂者，念君寓此故宅，卧聽秋
聲，而無與爲主也。通篇蟬聯而下，無限深情。

流鶯

流鶯漂蕩，復參差渡陌。臨流不自持，巧轉豈能無。
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風朝露夜陰晴裏，萬戶千

門開閉時曾苦傷春不忍

一作思

聽鳳城何處有花枝

此作者自傷漂蕩無所依歸而特託流鶯以發
歎耳。渡陌臨流喻已之東川嶺表身不自由也。
三四言巧轉中非無本意特恐佳期難必負此
良辰耳。風朝露夜萬戶千門言隨時隨地人皆
樂聞而獨不可入於傷春者之耳也。結句從上
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翻出彼是有樹不借此
是無枝可棲見會昌以來相識諸公無一在朝
矣。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

蘆葉梢梢夏景深，郵亭暫欲灑塵襟。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爲關外心。思子臺邊風自急，玉孌湖上月應沉。清聲不遠行人去，一任荒城伴夜砧。

詩言奔走風塵之際，而得見此叢蘆，方欲暫灑塵襟，一憇亭上，乃因之忽有所感，何也？憶昔作客江南，年壯氣盛，自視要津，不難立致，故雖黃蘆徧地，對之初無寥落之感。今去國而爲關外之人，遂不禁有淒其以悲者焉。由是思子臺邊

玉孃湖上風急月沉皆足深人感愴誠所謂百
端交集也況從此遠去荒城夜砧更不及此清
聲之可聽乎然惟任之而已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

星使追還不自由雙童捧上綠瓊輶九枝燈下朝
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鳳女顛狂成久別月娥孀
獨好同遊當時若愛韓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

此詩前六句是宮人入道結二句是因和韓錄
事作而即借宮人以戲韓也起言蒙恩放歸之

後復又遣使追還。此身真有不自由者。雙童捧上綠瓊軒。言從此入道去也。接言昔朝金殿嘗趨至尊之前。今侍玉樓。忽在元君之側。其境遇之不常如此。五六鳳女顛狂。宮中之伴也。月娥孀獨。世外之遊也。言喧寂之不同。又如此。結言此宮人者。身雖入道。而愛根未斷。見錄事此詩。竊恐紫玉韓童之事。復見於今日矣。蓋戲之也。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燕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月

西谿叢話作風

過迴塘萬竹悲浮世本

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離披。悠揚歸夢惟燈見。濩
落生涯獨酒知。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
期。

此義山悼亡後重來茂元舊宅而作也。時當秋
夜。露冷月寒。覩此草木變衰而歎人生聚散。本
來如此。非造物者之得私其間也。悠揚歸夢。惟
燈見之。濩落生涯。惟酒知之。言形單影隻而親
卿愛卿之人。不可復作也。豈到白頭二句。與庶
幾有時衰。莊在猶可擊同意。

贈從兄閻之

悵望人間萬事違。私書幽夢約忘機。荻花村裏魚
標在。石蘚庭中鹿跡微。幽徑定攜僧共入。寒塘好
與月相依。城中獬犬憎蘭佩。莫損幽芳久不歸。

屈子云。戶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兮不可佩。又
云。邑犬羣吠。吠所怪也。舉世服艾而忽有佩蘭
者。出其間。能免於怪且憎乎。此義山所以勸閻
之賦歸去來也。首句即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
兮焉求之意。私書幽夢約忘機。猶云念茲在茲。

也三四釣船無恙麋鹿與遊言忘機之事五六
幽徑攜僧寒塘依月言忘機之人與忘機之境
見歸時自有樂地不必與狺狺者久處而徒自
損其幽芳也

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

樓上春雲水底天五雲章色破巴牋諸生個個王
恭柳從事人人庾杲蓮六曲屏風江雨急九枝燈
繁夜珠圓深慙走馬金牛路驟和陳王白玉篇

玩起結處必渤海公有詩見貽而義山寄和於

行次者也。大意言眼前好景皆入篇章。而幕下才人又極一時之盛。宜其話雨剪燈。此唱彼和也。顧我不獲置身其側。揚扃風雅。而怱怱走馬。酬答能無以草率自媿耶。

梓州罷吟寄同舍

不揀花朝與雪朝。五年從事霍嫖姚。君緣接座交珠履。我爲分行近翠翹。楚雨含情皆有託。漳濱臥病竟無膠。長吟遠下燕臺去。惟有衣香染未銷。

按本傳。河南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大

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此詩
正作於其時言我與君同事五年花朝雪朝總
在河東公所相依不爲不久矣君爲上客獲交
珠履公所尊也我屬末行得近翠翹公所親也
計五年來何所不有或爲有託之詞情如宋玉
或作無繆之卧病等劉楨客中况味知我惟君
乃今公旣左遷我亦廢罷而同舍相知將自此
遠別矣衣香未銷令人思荀令不置也

無題二首

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
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
息石榴紅斑騅只繫垂楊畔何處西南任好風

按本傳令狐綯作相商隱屢啓陳情綯不之省
二詩疑爲綯發因不便明言而託爲男女之詞
此風騷遺意也○首篇言文人之以筆墨干謁
猶女子之以紉補事人鳳尾香羅二句是比體
即傳所云屢啓陳情也曰羞難掩是欲強顏見
之也曰語未通是不得與之言也五言自朝至

暮。惟有寂寥。六言自春徂夏。略無消息。結言所以若是者。豈真道之云遠哉。亦莫我肯顧耳。集中有留贈畏之一絕云。瀟湘浪上有烟景。安得好風吹汝來。與此結同意。○石榴紅。諸家引樂府石榴。裹作解。然玩其語意。言時序再更。指榴花。覺更直截。

重幃深下。莫愁堂。卧後清宵。細細長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

此篇言相思無益。不若且置。而自適其嘯志歌
懷之得也。重幃深下。長夜無眠。因思古來所傳
若巫山神女。青溪小姑。固舉世艷羨之人也。然
神女本夢中之事。小姑有無郎之謠。自昔已如
斯矣。強以求合。庸有濟乎。夫風波不爲菱枝之
弱而息。月露豈因桂葉之香而施。此殆有不期
然而然者。吾乃今而知相思之了無益也。既知
無益。又何必自甘束縛。而失我清狂之故態耶。

昨日

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鳥使來賒。未容言語還
分散。少得團圓足。怨嗟。二八月輪蟾影破十三弦。
柱雁行斜。平明鐘後更何事。笑倚牆邊。一作梅樹花
篇中無限顛倒思量。結處一齊掃却。有如天空
雲滅。此最得立言之體者。上半言紫姑神去。問
卜無從。青鳥不來。音書斷絕。何分散易而團圓
之難得乎。下半曰蟾影破。憂容輝之漸滅也。曰
雁行斜。悲踪跡之不齊也。一夜之間。百端交集。
及至平明。自覺無謂。笑倚牆邊梅樹花。淡語意

味却自深長。與老杜雞蟲得失了無時。注目寒
江倚山閣。同一杼軸。

汴上送李郢之蘓州

人高詩苦滯夷門。萬里梁王有舊園。烟幌自應憐
白紵。一作月樓誰伴詠黃昏。露桃塗頰依苔井。風柳
誇腰住水村。蘓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

先從汴上說起。言君萬里到此。雖梁園尚在。而
授簡無人。何能鬱鬱久居乎。浩然赴蘓。吾知其
必有合也。然人高詩苦。知我者希。竊恐白紵詞

成彼中人亦寡和耳。苔井句言所寓之地。水村句言所過之鄉。露桃塗頰風柳誇腰言蘓州景物之妙也。蘓小小墓在嘉興縣前。唐志縣屬於蘓。故結處及之。

贈鄭讜處士

浪跡江湖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寒歸山觀隨碁一作棋局。暖入汀洲逐釣輪一作論。越桂留烹張翰鱸。蜀薑供煮陸機尊。相逢一笑憐疎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此美鄭之蕭然塵外而已欲與之把臂入林也
浮雲一片是其身世碁局釣輪是其事業甘心
窮約頭白於蓴鱸鄉中處士之所得也多矣視
夫張翰思歸陸機不返其間相去何如夫我亦
疎放人也他日扁舟相過而與子偕隱或者其
許我乎

復至裴明府所居

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
書字槽中秣馬仰聽琴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

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伴灑煩襟

以明府而卜築幽深便非流輩所及宜義山切
伊人之慕而每過所居輒生戀戀也桂巷杉籬
是野人之居曰不可尋正見幽深處三四言明
府居此何所事事亦惟樂琴書以銷憂耳山谷
云如蟲蝕葉偶爾成文言書法之若不經意也
雕蟲句即此意荀子云伯牙鼓瑟六馬仰秣見
琴聲之能感異類也秣馬句用其事下半言明
府其人求之流輩豈易多得惜我有事行役不

獲常與君作伴耳。今猶幸未去。能不思賒取斗
酒。以灑我煩襟也哉。

覽古

莫恃金湯忽太平。草間霜露古今情。空糊

一作

頽壤

真何益。欲舉黃旗竟未成。長樂瓦飛隨水逝。景陽
鐘。隋失天明迴頭一弔箕。山客始信逃堯不爲名。
此言漢室以後。國步日蹙。皆由世主恃金湯而
忽太平也。抑知在德不在險。金湯固不足恃。居
安不忘危。太平正未可忽。若隋若吳若宋齊。豈

非明驗耶。其間頰壤飛文。徒博蕪城一賦。黃旗
應運。僅成鼎足三分。且長樂瓦飛。有如水逝。景
陽鐘隨。無異天昏。草間霜露。古今自有同感者
矣。彼許由逃堯。豈高此能讓之名哉。亦以自來
無不亡之天下。故寧長往不返耳。

岝嵐曰。滿目興亡。悽然生感。

子初郊墅

看山對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臘雪已添墻
下水。齋鐘不散檻前雲。陰移竹柏濃。還淡歌雜漁。

樵斷更聞亦擬村南買烟舍子孫相約事耕耘
惟子初思我故出郊訪之起二句乃對舉中之
互文也臘雪句言歲將暮記一年之節序也齋
鐘句言時近午記一日之晷刻也五句是郊墅
所見六句是郊墅所聞岝嵐云此詩起聯中便
籠罩得子孫世世相好在而買舍耕耘却從腹
聯生下更無起承轉合之迹

漢南書事

西師萬衆幾時迴哀痛天書近已裁文吏何曾重

刀筆將軍猶自舞輪臺。幾時拓土成王道。從古窮兵是禍胎。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長御白雲杯。

通鑑黨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數欺奪。誅殺所致。宣宗興兵致討。連年無功。此詩當在大中五年。命白敏中充招討。時作也。黨項本西羌種。故曰西師。萬衆幾時迴也。時上頗厭用兵。特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臨行復面加戒勵。故曰哀痛天書近已裁也。三句是責相。四句是責將。言刀筆吏既不可爲公卿。而師武臣復養

寇以邀賞國是尚可問乎。時又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并山南劍南沒番州縣亦令收復。故曰幾時拓土成王道也。大中三年吐番等州來降。詔諸道出兵應援。兼以黨項之役。戎饋不已。故曰從古窮兵是禍胎也。結言幸而天心厭亂。允崔鉉之議。遣大臣鎮撫。將兵端自此獲息。而一念好生。可長享太平之福矣。

當句有對

密邇

一作兩

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

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此亦刺貴主之事。因每句各自爲對。詩中別有此體。故即以之命篇耳。按漢書平陽侯曹壽尚帝姊。號平陽主。起句用之。蓋有所指也。夫主第而密邇上蘭。則駕瓦露盤。近在咫尺。豈外人所得窺伺乎。三四是寫景。五六是寫情。言當此花露紛披之下。但覺游蜂舞蝶共樂春光。而不知孤鳳離鸞長懷別恨。一詩注意全在此處。三星

在天會合之時也。三神山在海外，可望不可即之地也。紫府程遙句，見其人甚遠，而無可踪跡也。於第六句陡轉本意，即承此意作結，又是一法。

井絡

井絡天彭一掌中，謾誇天設劔爲峰。陣圖東聚燕

當作

江口邊，柝西懸雪嶺松。堪歎

一作

故君成杜宇，可

能先主是真龍。將來爲報姦雄輩，莫向金牛訪舊

蹤。

在天成象。則有井絡。在地成形。則有天彭。只一
句而全蜀已破。第二句其門戶也。陣圖東聚燕
江口。燕當作夔。口當作石。指東川。邊柝西懸雪
嶺松。即甘松嶺也。指西川。以上皆誇蜀地險要。
下言險要之不足恃也。不見望帝之委國而去
乎。如先主者。庶能撫有茲土耳。乃姦雄之輩。猶
窺伺不已。何哉。李白蜀道難。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所守非其人。化爲狼與豺。四語可包括此詩。
岷嵐曰。中四句。萬鈞之力。

寫意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斷正長吟。人間路有潼江險。天外山惟玉壘深。日向花間留返照。雲從城上結層陰。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

義山在東川最久。詩亦最多。二月二日一篇云。三年從事亞夫營。此云三年已制思鄉淚。一詩乃一年中先後所作也。越二年罷廢寄同舍。有五年從事霍嫖姚之句。從此遂還鄭州矣。題曰寫意。寫思鄉之意也。上半言故鄉迢遞山川間。

之。且蜀道之難。水陸皆成險阻。能不爲之長吟
遠望其際乎。日向花間留返照。譬餘光之無幾
也。雲從城上結層陰。喻愁抱之不開也。結言思
鄉有淚。強制已久。豈能更禁於三年後耶。按此
詩。作於大中十一二年間。義山年近六十矣。

隨師東

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鬪心。軍令未聞誅
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但須鸞鷲巢阿閣。豈假鴟
鴞在泮林。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

此借隋東征之役以譏切時事也。通鑑太和元年以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同捷不受命詔發諸道兵討之故曰東征日費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鬪心也。王庭湊陰以兵糧助同捷黨惡之罪在所不原乃微露請服之意遂赦之而復其官爵是威令廢矣故曰軍令未聞誅馬謖也。時諸軍在外久未成功每小勝輒虛張首虜以邀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故曰捷書惟是報孫歆也。下半言人君當爲鸞鳳不當爲鷹鷂。

彼大業中用兵高麗至有浪死遼東之歌今滄
州喪亂後骸骨蔽地戶口什不存一可不惻然
動念也哉

宋玉

何事荆臺百萬家惟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
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落日渚宮供觀閣開年雲
夢送烟花可憐庾信尋荒徑猶得三朝託後車

題中疑闕一宅字按余知古渚宮故事曰庾信
因侯景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杜甫

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
是歸州亦有宋玉宅。此詩蓋指江陵故宅也。上
半言其人。下半言其宅。起意維楚有才。乃何以
荆臺百萬家之衆。而擅才華者。獨宋玉一人耶。
楚辭風賦。其才華也。唐勒景差。皆莫能及其。獨
擅也。接言其人雖往。其宅猶存。不且與渚宮觀
閣。雲夢烟花。同爲楚地之勝耶。信以避亂居此。
可謂千古才人。後先輝映矣。託後車。猶云望屬
車之清塵也。信仕梁魏周。故云三朝。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

籍籍征西萬戶侯，新緣貴壻起朱樓。
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騎君翻在上頭。
雲路招邀迴綵鳳，天河迢遞笑牽牛。
南朝禁鬱無人近，瘦盡瓊枝詠一作四愁。

義山視畏之得意失意迥別。此詩雖贈韓而實則自傷寥落。見不如畏之者有四焉。蓋同爲王茂元壻而已。以喪偶日疎。畏之特見親愛。一不如也。已則寄人廡下。而畏之安居。二不如也。同爲開成二年進士。已以記室終身。畏之獨致通。

顯三不如也。已則早賦悼亡而畏之。偕老四不如也。結處以禁鬻比畏之。言相形之下。孰敢與近。惟有瘦盡瓊枝。詠四愁以寄慨而已。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

戎

潼關地接古弘農。萬里高飛雁與鴻。桂樹一枝當白日。芸香三代繼清風。仙舟尚惜垂雙美。綵服何由得盡同。誰憚士龍多笑疾。美髯終類晉司空。

起聯言秀才與正字爲大邦人物。而萬里高飛。

有難弟難兄之目也。按玉海揚敬之兼太常少
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桂樹一
枝當白日。言兄弟聯登也。芸香三代繼清風。言
後先濟美也。五句是送秀才。因戎未偕出。戴獨
自歸。故曰仙舟尚惜垂雙美也。六句是招正字。
計戴歸時戎又將出。故曰綵服何由得盡同也。
結言太原公愛才有素。士龍笑疾定能見容。在
正字必有以應其招而可。此義山勸駕之辭也。
太原公謂王茂元。

贈趙協律哲

俱識孫公與謝公二年歌哭處還一作皆同已叨鄒馬

聲華末更共劉盧族望通南省恩深賓館在東山

事往妓樓空不堪歲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東

義山自注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公門下又同

為故尚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按

通鑑太和七年令狐楚入為吏部尚書詩注吏

部相公指楚也安平公謂崔戎戎卒於太和八

年故稱故尚書起處以孫綽謝安比楚與戎言

爾我早爲兩公所知。歌斯哭斯。同事二年。初未相離也。在相公之門。則爲上客。於安平公所。又屬至親。與泛然相值者。更有異矣。南省恩深感楚也。東山事往。悲戎也。分頂三四說來。結言歲暮相逢。河梁握手。回憶賓館妓樓之事。能不黯然魂銷也哉。○義山樊南甲集序云。樊南生十六。能置才論聖論。以古文出公卿間。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鄆相國即令狐楚。華太守即崔戎也。義山受知兩公最早。集中安平公一篇。叙崔

憐才及感崔德意處甚悉。又有過崔充海宅寄
舊僚一律。皆可與此詩相証。因並錄之。

過故崔充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
趙李三椽 絳帳恩如昨。烏衣事莫尋。諸生空
會葬。舊椽已華簪。共入留賓驛。俱分市駿金。莫
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

安平公詩 丈人博陵王名家。憐我總角稱才
華。華州留語曉至暮。高聲喝吏放兩衙。明朝騎
馬出城外。送我習業南山阿。仲子延岳年十六。

面如白玉敬烏紗。其弟炳章猶兩州。瑶林瓊樹
含奇花。陳留阮家諸姪秀。邈逸出拜何駢羅。府
中從事杜與李。鱗角虎翅相過摩。清詞孤韻有
歌響。擊觸鐘磬鳴環珂。三月石堤凍銷釋。東風
開花滿陽坡。時禽得伴戲新水。其聲尖咽如鳴
梭。公時載酒領從事。踴躍鞍馬來相過。仰看樓
殿撮清漢。坐視世界如恒沙。面熱脚掉互登陟。
青雲表柱白雲崖。一百八句在貝葉。三十三天
長雨花。長者子來輒獻蓋。辟支佛去空留鞞。公

時受詔鎮東魯。遣我草詔。

疑作秦

隨車牙。顧我下筆

即千字。疑我讀書傾五車。嗚呼大賢苦不壽。時

世方士無靈砂。五月至止六月病。遽頽泰山驚

逝波。明年徒步弔京國。宅破子毀哀如何。西風

衝戶捲素帳。隙光斜照舊燕窠。古人常歎知己

少。况我淪賤艱虞多。如公之德世一二。豈得無

淚如黃河。漑膽呪願天有眼。君子之澤方滂沱

正月崇讓宅

密鎖重開掩綠苔。廊深閣迥此徘徊。先知風起月

含暈尚自露寒花未開。蝙蝠簾旌終展轉。鼠翻牕
網小驚猜背燈獨共一作餘香語不覺猶歌起夜一作

來

此詩與七月二十九日一篇皆悼亡後作也。宅
無人居。故重關密鎖。廊深閣迥。此徘徊。即潘黃
門入室想所歷之意。三四從室外寫。仰以望月。
月既含暈。俯而看花。花又未開。總是一派淒涼
景况。五六從室內寫。蝙蝠簾旌是所見。鼠翻牕
網是所聞。明知二蟲所爲。而不能不展轉驚猜。

者以心懷疑慮故也。至背燈自語起卧不常而獨夜情懷有愈不可言者矣。

曲江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陽疑作傷春意未多。

曲江池。開元中疏鑿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節。祿山亂後。不復如前。觀老杜哀江頭一篇。可見文宗太和九年。鄭注言秦中。

有灾宜興土工厭之乃濬昆明曲江二池十一月有甘露之變遂救罷修此詩上四句溯玄宗朝事下四句感文宗時事也夫以曲江宮殿而鬼得悲歌其中則翠輦之不來久矣三句即杜子美血污游魂歸不得意四句即王子安檻外長江空自流意也後半言朝廷思復升平故事方謀興葺而涯等被禍憂在王室又不勝天荒地變之悲然則灾異非土工可厭君天下者惟當修德以弭之耳

柳

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輕黃惹嫩條。灞岸已攀行客手。楚宮先騁舞姬腰。清明帶雨臨官道。晚日含風拂野橋。如線如絲正牽恨。王孫歸路一何遙。

此詩託寄在結二語。即王孫遊兮不歸。芳草生兮萋萋之意。上六句只是詠柳。起曰雪初消。曰漠漠輕黃。形容早春光景。灞岸句。言先時曾經攀折。楚宮句。言今日不減風流。清明晚日。言其時。官道野橋。言其地。帶雨含風。言其情態。溫庭

筠柳枝詞云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與此結同是一意亦同是一格。

九日

曾共山翁把酒時

一作危

霜天白菊繞堦墀。十年泉下

無人問

一作憊

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首宿空

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

一作閣

無因再

得窺

唐詩紀事。絢惡商隱從鄭亞之辟。疎之。商隱留詩於其廳事云云。絢乃補太學博士。而北夢瑣

言又云。絢覩詩慙悵。乃高閉此廳。終身不處。若
溪漁隱。則以絢父名楚。詩中直犯其家諱。若以
之獲咎者然。余按本傳。太學博士。以文章干絢
得補。非關詩也。詩中雖有楚客之云。然古人臨
文不諱。其惡義山。未必盡由乎此。大抵絢之爲
人。蓋不肯服善。而又不能下人者也。觀溫庭筠
事出南華一言。遂成仇恨。是不服善之一証也。
義山此詩。未免怨望。且以父行自居。絢能爲之
下乎。篇中感念舊恩處。正是激怒絢處。曰昔年

把酒同醉霜天。今日開樽。空悲泉壤。重來此地。
適遇此時。能不黯然有所思乎。憶公元和以來。
歷鎮宣武天平河東。以及山南西道。皆功在社
稷。不徒如漢臣之偶一奉使。採取首着歸裁已
也。又憶某爲記室時。蒙公歲給資裝。令隨計上
都。期致通顯。豈知沉淪使府。碌碌終身。不殊楚
客之行吟澤畔耶。今日者。郎君官貴。舊時東閣。
無由再窺。不禁感慨係之矣。○義山受知於楚
最深。集中若經分水嶺。贈杜勝李潘諸詩。皆爲

楚作而感恩知己莫過於獻寄舊府及撰誌文
二篇附錄於後。

獻寄舊府開封公 幕府三年遠春秋一字褒
書論秦逐客賦續楚離騷地理南溟濶天文北
極高酬恩撫身世未覺勝鴻毛。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延陵留表墓峴首送
沉碑敢伐不加點猶當無媿辭百生終莫報九
死諒難追待得生金後川原亦幾移。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一作陵詩前身應是

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心鐵已從干鏌利鬢絲
休嘆雪霜垂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

杜牧志在經世嘗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
議者專事姑息因作罪言又傷府兵廢壞作原
十六衛惜其言不用於世官止司勳集中杜秋
一詩悲秋之窮且老亦自寓其天涯遲暮之感
也義山贈詩足盡牧之生平首叙官爵姓氏而
以江總比之此不過用疊字以見巧耳心鐵已

從于鎔利言其百折不回。鬢絲休歎雪霜垂。言其老當益壯。通鑑大中時。上問循吏於宰相周墀。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迄今四十年。老稚猶歌思之。因命杜牧撰丹遺愛碑。結處以羊叔子隋淚碑擬之。言牧之文章。自能行遠傳後也。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時蔡京在坐京曾爲僧徒故有第五句

罷執霓旌上醮壇。慢粧嬌樹水晶盤。更深欲訴蛾

睂歛衣薄臨醒玉艷寒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
史擬休官雖然同是將軍客不敢公然子細看

唐書方鎮表元和十五年賜鄆曹濮節度使號
天平軍節度使唐詩紀事令狐文公在天平後
堂宴樂蔡京在坐故義山詩云云揆此則題中
天平二字須略度公座二字連讀即所謂後堂
宴樂也又紀事云楚鎮滑臺日於僧中見蔡京
曰此童睂目疎秀進退不懾可勸學乎師從之
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畿服爲

御史覈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卒頗傳繡衣之稱云云然則詩中白足禪僧與青袍御史皆指京言同是將軍客乃自謂也舊解以天平公爲絢以御史爲義山自謂皆未當今特正之○前四句是形官妓五六是戲座客結處是呈令狐令公言此官妓以道家裝束來此座中其嬌態直可作掌上舞也蛾眉斂令人憐玉艷寒又令人愛宜座客見之爲之傾倒覺向時之道心頓退而今日之官職可輕也我雖同是將軍之客

而於此有不敢屬目者焉。他日與河東公辭張
懿仙啓云：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
曾不接乎風流。此詩亦其証也。

題道靜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
號州刺史捨官居此今寫真存焉

紫府丹成化鶴羣，青松手植變龍文。壺中別有仙
家日，嶺上猶多隱士雲。獨坐遺芳成故事，褰帷舊
貌似元君。自憐築室靈山下，徒望朝嵐與夕曛。

起聯言中丞化鶴歸來，昔時手植之松已變龍

文則歷年久矣。壺中句指道靜院。嶺上句指中
條山。仙家結上中丞。隱士即起下刺史。獨坐遺
芳。捨官居此也。褰帷舊貌寫真存焉也。篇末言
已築室其下。不能繼前人而高蹈。得毋貽誚山
靈也乎。

題小松

一作
柏

憐君孤秀植庭中。細葉輕陰滿座風。桃李盛時雖
寂寞。雪霜多後始青葱。一年幾變枯榮事。百尺方
資柱石功。爲謝西園車馬客。定悲搖落盡成空。

此作者以小松自況也。首句言其特立，次句言其蔭庇。三四即歲寒後彫之義。接言枯榮屢變，凡物皆然。柱石堪資，生是使獨。彼西園車馬之客，榮盛一時，不轉眼而已。悲搖落，人與物寧有異哉。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

攻討

將軍大旆掃狂童，詔選名賢贊武功。暫逐虎牙臨故絳，遠含雞舌過新豐。魚遊沸鼎知無日，鳥覆危

巢豈待風早，勒勲庸燕石。上佇光綸綽，漢廷中

唐書劉稹傳。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子稹拒命，自為留後，詔以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劉沔、河陽王茂元、合兵討之。首句將軍指元逵等，狂童指稹也。名賢謂李郎中，贊武功，以其充昭義攻討也。方鎮表，昭義節度兼領澤潞二州，故曰暫逐虎牙臨故絳。漢官儀，尚書郎懷香握蘭，故曰遠含雞舌過新豐也。下半言劉稹孺子，不難滅。此朝食，將勒銘。

歸朝光綸綽於漢庭之上。在指顧間矣。蓋頌禱之辭也。

水齋

多病欣依有道邦。南塘晏起想秋江。卷簾飛燕還拂水。開戶暗蟲猶打窓。更閱前題一作頭非已披卷。仍斟

昨夜未開缸。誰人爲報故交道。莫惜鯉魚時一雙。

此詩寫病後情景。字字入神。起言病體煩躁。日想秋涼。豈知飛燕暗蟲。仍然夏令。簾已卷矣。而燕還拂水。是不知入也。戶已開矣。而蟲猶打窓。

是不知出也。此其見之景。人却寫不到。又病後健忘。故書卷每須再閱。病後量減。故酒缸多有未開。此同具之情。人却說不出。結言水齋中獨自無聊。惟望故人信來。以當晤語。然誰為報知。而使之時時慰我耶。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
之作

萬里誰能訪十洲。新亭雲構壓中流。蛟縱翫難為室。海蜃遙驚耻化樓。左右名山窮遠目。東西大

道鎖輕舟獨留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遊

按十洲記四方巨海之中有祖瀛等洲十處今任中丞所創新亭在河中流故用作翻言十洲之勝誰其見之不若此雲構巍然爲有目共賞也鮫室蜃樓皆不能及極贊河亭之妙以下從亭之四旁說遠山可眺浮梁可渡而新亭居其中將蒲津自此增勝而中丞巧思可傳之千古矣○唐書河中府河西縣有蒲津關開元十二年鑄八牛牛有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柱夾岍

以維浮梁東西大道鎖輕舟句指此。

過故府中武威公交城舊莊感事

信陵亭館接郊畿幽象遙通晉水祠日落高門喧
燕雀風飄大樹撼熊羆新蒲似筆思投日芳草如
茵憶吐時山下祇音支一作只今黃絹字淚痕猶蹟六州

兒

本集偶成轉韻詩有武威將軍使中俠之句武威
威即王茂元也言此交城舊莊武威公亭館在
焉其幽深景象直與唐叔虞古祠同爲晉川之

勝乃公歿後。惟見門喧燕雀。樹撼熊羆。蓋人跡之不到久矣。當日從公於此。每思立功而投班生之筆。間嘗恃愛而污兩相之茵。今見芳草新蒲。有不禁觸物生感者。茂元於開成中。授忠武軍節度。管許陳蔡三州。會昌中。授河陽軍節度。管孟懷衛三州。故云六州。結以羊叔子相比。言此六州之人。至今猶思公而隋淚也。

贈田叟

荷蓀衰翁似有情。相逢攜手遶村行。燒畬曉映遠

山色伐樹暝傳深谷聲。鷗鳥忘機翻浹洽。交親得路昧平生。撫躬道直誠感激。在野無賢心自驚。

此叟賢而隱於田間。故義山贈之以詩。言此荷蓀之衰翁。相逢在野。攜我遶村而行。似非無情者。燒畬伐樹。皆田家所有之事。寫來却自韻致。以下贊其人品之高也。鷗鳥忘機。與爲浹洽。交親得路。如昧平生。殆所謂確乎不拔者耶。向意明盛之世。野無遺賢。乃今見叟而不覺心爲之驚矣。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

原注使君遠祖
國初功臣也

何年部落到陰陵

一作

世勤王國史稱夜掩牙旗

千帳雪朝飛羽騎一河冰蕃兒襁負來青塚狄女

壺漿出白登日晚鷓鴣泉畔獵路人遙識

一作

郅都

鷹

唐書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之首長貞觀六

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內附後以

軍功封涼國公又曰何力三子明光貞明襲爵

光右豹韜衛將軍貞司膳少卿此詩因契苾之

入中國久。故云何年部落到陰陵。奕世勤王國。
史稱也。三四踏雪履冰。言其勤王之勞。五六襁
負壺漿。言其招徠之衆。蔚州屬河東道。隋雁門
郡之靈丘。上谷郡之飛狐縣地。漢書景帝時。郅
都爲雁門太守。匈奴竟都死。不敢近雁門。結用
作比。言契苾之能威服遠人也。

和人題真娘墓

原注真娘吳中樂妓
墓在虎丘山下寺中

虎丘山下劔池邊。長遣遊人嘆逝川。
晉樹斷絲悲舞席。出雲清梵想歌筵。
柳眉空吐效顰葉。榆莢還

飛買笈錢一自香魂招不得祇應江上獨嬋娟

此詩中四句皆用夾寫又別是一法起言山下池邊遊人來此每興逝川之歎亦以真娘墓在故耳舞席歌筵一聯感繁華之不再也柳眉榆莢一聯見風韻之猶存也皆以情景夾寫而不犯重複者一是悲其歿後一是擬其生前用意固各別也結言香魂江上獨自嬋娟千古來孰是招之使出者乎

人日即事

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
太遠周稱流火月難同鏤金作勝傳荆俗翦綵為
人起晉風獨想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

前半兩引七日事正筆也言與人日同也一用
七旬一用七月事翻筆也言與人日異也齊梁
間有此體義山戲效之而變為七言耳五六因
叙人日之風俗即滾下作結言鏤金剪綵從來
以此日為樂獨有思歸之客每悵然於雁後花
前蓋隱以道衡自况也

春日寄懷

世間榮落重逡巡。我獨丘園坐四春。縱使有花兼
有月。可堪無酒更無人。青袍似草年年定。白髮如
絲日日新。欲逐風波千萬里。未知何路到龍津。

此義山退居太原時。嘆老嗟卑之作也。言榮落
之際。世人所逡巡而不能忘情者。我豈樂此閒
居。而獨坐丘園。至四年之久耶。夫丘園中非無
花晨月夕。而無酒無人。誰其堪此。青袍似草。言
纓簪之絕望也。白髮如絲。言血氣之漸衰也。結

言我非忘世之人。但風波萬里。未識何途之從。而得致要津也。本傳。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此詩應作於會昌五六年間。

和劉評事永樂閒居見寄

白社幽閒君暫居。青雲器業我全疎。看封諫草歸鸞掖。尚賁衡門待鶴書。蓮聳碧峰關路近。荷翻翠扇水堂虛。自探典籍忘名利。欹枕時驚落蠹魚。

義山退居太原時。曾移家永樂縣。適劉評事亦此寄居。以詩見貽。而義山作此和之也。起言君

與我同此棲遲。然君乃暫依白社，我則絕意青雲矣。三四足首句意。言今雖辭歸鸞掖，正恐鶴書不日來召耳。後四句又言評事居此，蓮聳碧峰，荷翻翠扇，相賞之下，惟以典籍自探，豈復有名利之念哉。蠹魚落枕，猶云書癖書淫也。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陶詩只採黃金實，郢曲新傳白雪英。素色不同籬下發，繁花疑自月中生。浮杯小摘開雲母，帶露全移綴水精。偏稱含香五字客，從茲得地始芳榮。

起二句用黃菊翻入本題言此白雪之英古未
聞也三四謂非籬下所有疑其來自月中本寫
白字而移字亦隨手帶出五六又分合言之小
摘是分看朶頭全移是合觀一本雲母水精借
物之白者相比含香句謂花與人稱一經郎中
移植便慶得地而芳榮自此始矣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

二同年之什

鵬魚何事遇屯同雲水升沉一會中劉放未歸雞

樹老鄒陽新去兔園空寂寥我對先生柳赫奕君
乘御史驄若向南臺見鶯友爲傳垂翅度春風

玩前四句疑崔亦偃蹇一官至此始得臺拜故
義山聞命而以鷗鵬變化之說喻之蓋喜之之
辭也劉放未歸言其久淹下位鄒陽新去喜其
忽拜殊恩下言已之寂寥如此崔之赫奕如彼
雲水升沉自此懸絕矣按義山釋褐秘書省校
書郎王茂元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故有南臺
鶯友之語結用垂翅回谿之言應是退居太原

時作。

岝嵐曰極似劉夢得。

無題

萬里風波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碧江地沒元
相引。黃鶴沙邊亦少留。益德冤魂終報主。阿童高
義鎮橫秋。人生豈得長無謂。懷古思鄉共白頭。

此義山在東川時作也。起二句。即老杜艱難歸
故里。去住損春心之意。三四承上風波說來。言
萬里險途。歸旣未能留。亦不可。此我之所以猶

豫其間也。下以巴閬之事言之。言人生雖取舍
萬殊。要須歸於有謂。如益德之率兵而死。非命。
阿童之先衆而定秣陵。其人自足千古。而我碌
碌依人。進退維谷。懷古思鄉之下。焉得不速老
乎。

回中牡丹爲雨所敗二首

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期。水亭暮雨寒
猶在。羅薦春香暖不知。舞蝶殷勤收落蕊。佳一作
有非人
惆悵卧遙帷。章臺街裏芳菲伴。且問宮腰損幾枝。

下苑即曲江池也。康駢劇談錄曲江池開元中
疏鑿爲妙境。花卉環周。牡丹自必特盛。故曰下
苑。他年未可追。回中在安定。安定謂之西州。故
曰西州。今日忽相期。三四曰寒猶在。曰暖不知。
是寫雨五六舞蝶殷勤。佳人惆悵。是寫牡丹爲
雨所敗。花時風雨作祟。雨過花事已闌。正韓偓
所謂好花虛謝雨藏春也。結言回中如是。他處
可知。牡丹如是。他卉可知。其損我芳菲者。亦復
何限也哉。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淚傷
心數。錦瑟驚絃破夢頻。萬里重陰非舊圃。一年生
意屬流塵。前溪舞罷。君迴顧。併覺今朝粉態新。

隋孔紹安應制詠石榴詩。有祇爲來朝晚。開花
不及春之句。義山借以作翻言。此牡丹先春零
落。較開不及春之榴花。更爲愁人。玉盤迸淚。花
含雨也。故見之者傷心。錦瑟驚絃。雨著花也。故
聞之者破夢。非舊圃。照應回中。屬流塵。照應兩
敗。結言牡丹自是國色。雖飄零之候。粉態猶足。

動人。此文家黃龍擺尾法也。

李義山詩解終